

1934年

第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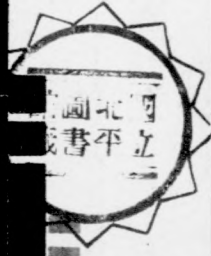
第

2

期

中華民國廿三年六月廿五日

第二號



學國文
會文
特刊

天津河北女師學院文學會出版

學國
會文
特
刊

第二號



國文學會特刊 第二號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封面……………宋毅人

目錄

- 唐代文學(續前)……………小林甚之助著
李鳳鼎譯 (一一七)
- 談談中國現代的婚姻問題……………張文焯 (二六—三五)
- 日本之傳統的外交方略……………王汝英 (三六—四三)
- 文藝的欣賞和誦讀……………陶祖堯 (三九—四三)
- 日本的教育與我國教育之革新芻議……………邴婉貞 (四三—四四)
- 幾首詩……………夢達 (四七—五〇)



1. 奔放

2. 坎坷

3. 時間的齒輪

神女……………何之 (五〇—五〇)

正定一瞥……………璩詩方 (五一—五一)

我的縮影……………張愷崑 (五一—五一)

兩個幽靈的序目……………夢 (五二—五二)

簷下隨筆……………南柯 (五三—五三)

夜行客(續前)……………孫國英譯 (九二—二〇六)

讀書介紹——再給女人們……………庵居 (二〇九—二一四)

唐代文學（續前）

小林甚之助著
李鳳鼎譯

國文學會有了出版特刊的消息後，他的主編者夢達君因為我在出版課，時常的和我談談這次出版的計劃和進行的方法；我見到她也總要問問稿子有了多少，似乎比我在國文系讀書時還要熱烈的期望着快出版。但經夢達君向我提到要稿子的話時，真有些焦急和慚愧，又不能固執的辭謝了，沒法，只好把手邊試譯的唐代文學一段，放到特刊裏，湊湊字數，佔佔篇幅而已。

譯者附識

第九節 初唐的詩風

（一）初唐的四傑

初唐的文學就是詩，這時代的詩受六朝華麗的餘波，專事修辭上的彫琢，表現出一種清新的風氣。魏徵述懷的一首，成了唐詩的起源，還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有太宗，虞世南，褚遂良的。如王績的氣格更高，因着江左之風，向着半死卑弱的詩復活了生氣，如他的古意六首，終於成了張若虛，陳子昂的先聲。如繼起的王勃也很被稱譽，王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等有初唐四傑的名稱，據說他們四傑仍舊有沒脫舊套的地方，他們努力革新的痕跡，歷然可

見。

(王勃)

他作滕王閣序，很有文名；與他的名句併傳的詩人中的天才詩人，稱初唐四傑的第一人，字子安，隋末儒者王通的孫子，生在絳州龍門，由幼時聰敏，六歲時已經善於文辭，九歲時讀顏師古註的漢書就能了解，當他作詩文的時候，起始不用精思，成天才的作品，一字也不用更改，時人稱作腹稿。麟德之初，因對策被授朝散郎，然而以後因作鬪鷄檄觸高宗怒，作客劍南，後又作官得罪，不久溺水而死，年僅二十九歲。

唐 代 文 學

有集三十卷，其中最有名的是滕王閣序，如五言律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及七絕的蜀中九日，也是一代的珍品，他在此外有周易發揮及次論，推步歷算論，兼通詩人以外的學問。

(楊炯)

不知道他的字與號，華陰的人，由幼時就聰敏善文，被稱爲神童，年十一作

弘文館學士，後歷任校書郎，崇文館學士等，武后之初，被貶爲梓州參軍，終於盈川縣令。他爲政很是殘酷，因之被人指斥，有酷吏的批評。盈川集的名字，是因當時作盈川縣令的原故，有三十卷。在如意元年七月作孟蘭賦獻給武后，因他的詞章典雅被嘆賞。如五言律的從軍行，送劉校書從軍，又如五絕的夜送趙從，無論什麼，都有清新情致的地方，實是當時好的文字。

(盧照鄰)

使鄧王歎賞博學多文的就是他，照隣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事於鄧王，拜新都尉，因得風疾辭官，後因養病住在大白山，病重之後，移住具茨山，時常的過着厭世的生活，可以知道他是坎坷不過的詩人，五悲文就是當時的作品，以後病也不見好，結果受不了這樣的痛苦，投潁水而死。

他的詩，很有悲痛的情趣，風韻哀切，字字悲傷之音，總是因所經歷的境遇的原故，反而有百世詩人必傳的好文字，作品中的長安古意一篇，是六十八句，四百七十六字，存有諷諫的徵意，以華麗的辭藻敘述帝都的繁華壯麗，實是千古的絕唱。

(駱賓王)以「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的句子，代徐敬業作檄文，被武后認

學為奇才的，是婺州義烏的人，是落魄的詩人，由七歲的時候就能賦詩，尤其巧於五言，五絕的易水送別是以精巧知名的作品，在他的集中有帝京篇一篇可以說是當時的絕唱，這是與盧照隣的長安古意同工異曲詠長安的作品，然而盧是以意為主，這是以詞為主，能夠看出他性格的反映，總之，這是借古時譏刺當時的驕奢輕薄，表現出滿腹的不平，是唐詩長篇之一，遺詞自在，自有綵錦貫珠之感。

3 (四傑的比較)，四傑固然同世，互真酷似的地方不少，然而因他們性行不同，境遇不

同的緣故，所以在人格反映的詩中有着不同的姿趣，可以說是當然的。大蓋在王楊盧駱四傑之中，楊炯有『吾愧在廬前，恥居王後』的傲語，但是才思的清奇可以推王勃第一，關於人格的高潔可以舉照隣第一，其他二人得立在下風。

陸時雍批評四傑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隣清藻，賓王坦易，子安最傑，調入初唐，時帶錦色』。王勃的作品，有宏逸絕塵之跡，是常人不及的地方。楊炯的性情，很是苛酷被他人指斥，詩中多連用古人的姓名，受點鬼薄的譏諷，駱賓王描寫功名的野心，並且好對仗數字的原故，被呼爲算博士，依着這個去分析，兩人在王，照的下風，可以說是古今的定論。

學 文 代 唐 (一) 唐詩的革新

(初唐的詩) 四傑雖然不能蟬脫了六朝卑弱艷冶的餘風，在這時一掃齊，梁以後艷冶的時習，發揮漢魏的古風，努力於唐詩革新鼓吹的，有陳子昂及張九齡，清的王士禛批評說『齊魏晉之風，變梁陳之俳優，陳子昂之力最大，張九齡繼之，李太白又繼之』，總之，他認李太白集唐詩的大成，在前有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八章，在下有張九齡的感遇十二首，直然的脫去徐庾艷麗的體材，傳有建安的風骨。

(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的人，家是富豪，到十八歲的時候，還沒念書，但後來覺悔向學，以至善於作文，王適看見他的感遇詩很奇怪說：『是海內之文宗』；武后的時候被拜爲麟台正守，很被稱許，但後來受繚綫之辱，結果死在獄中，年四十三歲，他的陳拾遺集十卷流傳到現在；他的性情很是褊躁豪俠，然而文辭宏麗，很被重於當時。

他的集內，感遇詩三十八首，高古雄勁，用心於雅正淡泊，差不多可以看出力量次於阮籍的詠懷，確是必傳的好文字。他常常想到古文而感嘆，恐怕到了風雅不作的收場，於是他努力鼓吹，所以韓愈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批評說：『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然兼備此者獨子昂』，這是他復古之志，其次繼續的張九齡與李太白結成完全的果實。

(張九齡)

曲江公就是張九齡，他字子壽，韶州曲江的人，當時不叫他的名字，時常的叫他曲江公。一代的名相，而知名於天下，然而他的本領，可以說仍是文學，七歲時已善於作文，最初擢進士作校書郎，以他的才鑑使當時的人吃驚，後來玄宗即位之後，作中書侍郎，因着學德已知名天下，但因牛仙客之忌，辭去官爵，他的白羽扇賦，就是這時候作的，此後寓居，自以文墨度日，在開元二十八年，六十六歲死去。

在他的曲江集中，本詩人比興之義作的感遇詩十二篇，也被稱爲傑作，沈德潛批評他說：『唐初之五言，陳正字起衰而正詩品，張曲江繼續，詩品乃醇』，張說又這樣的批評說：『後出詞人之冠』，他恰次於阮籍，陳子昂，是唐詩革新的鼓吹者，因古奧的特色而被知名。

(三) 律體的確立與沈宋二家

唐 陳，張二氏之後，同時的有沈宋二人，沈佺期，宋之問，精密了六朝以來的對辭儷調，確立了現在所說的律詩的一體，固然律詩的遠源，出發於梁陳的儷句，梁元帝的五言八句，也近於律詩，隋高帝也稍作七律之體，在四傑之中，也不是不見律體，然而無論什麼，牠的成立，不過是偶然的結果，並且沈佺期，宋之問起始不只有五言，也有七言，有目的的調和音韻作屬對，所以真正律詩的確立，可以說是沈，宋二家。因之王世貞說：

『詩至沈宋始能稱律』，然而後世稱爲少律詩的作品，溯沈宋二家以前沒有這樣的稱謂。這一代的才藻，完全傾向研究格式的技巧，這個聲調終於風靡了天下，按這意義，二氏的力量，在詩學上是決不能失去的。

(沈佺期) 相州內黃的人，字雲卿，上元二年的進士，在長安累進通事舍人，更再升

考功員郎，因受賄被流於驩州，後來遷台州錄事參軍，又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又作中書舍人，結果死在開元的初年。

他的爲人，不過是輕浮的才子，然而至於詩是有別才，最長於七言，他作品中的古意，同韋舍人早朝，酬蘇員外昧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等，最稱傑作，無論什麼都是博大高華，尤其古意可以說是唐人七律之雄。

唐 代 士，偉貌辯給，阿諛武后，與張易之姪婚賄賂狼藉，終於在睿宗朝以性行的兇險狼戾得罪，然而他的詩才與沈佺期齊名，沈宋並稱於世，徐堅批評說：『如良金美玉，無不可施者』。學 如他的作品屢從登封途中作，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及早發始興江口至盧氏村作等均被稱爲傑作。

(四)四友與吳中四子

杜審言，蘇味道，崔融，李嶠，被並稱爲文章四友的文人，無論誰在當時都有錚錚的作品，其中李嶠是四友中的冠冕，他在前與王勃，楊炯，中間與崔融，蘇味道並稱，晚年被目爲文章宿老。他最初作鳳閣鸞台平章事，累官中書令，在玄宗時被貶於滁州，後改廬州別駕

，於七十歲死去。作品中最有名的是汾陰行，此歌奏於花萼樓，使玄宗帝感嘆，稱作真的才子。其次是崔融，他作品中的唐朝新定詩體，及洛出圖頌等，最被稱為傑作，大概多有典雅華婉的傾向，杜審言是有名的杜甫的祖父，常常恃才驕世，但終身不遇。四友中還有蘇味道，他們以外的劉希夷（白頭翁的作者），郭振，李適，蘇頲，孫逖等的作品也在當時有名。

在初盛兩唐之間，有張若虛，賀知章，包拈，張旭等，並稱吳中四士，其中於唐詩壇最後發揚精華，傳千古不朽之名的是張若虛，他作的春江花月夜一首，被稱作初唐的第一流作品，思想豐富，筆致艷麗，累句三十一六，二百五十六字，而且千回萬轉，很使人感嘆；又不止規模後人。尚有張旭以草聖知名，賀知章以狂客之名，位於四士之中。

學 文 代 唐

第十節 開元天寶時代的詩風

盛唐開元天寶年間，在玄宗以後約五十年，當時玄宗的政治很好，如名相張九齡控制內外，天下安寧，人心敦厚，唐詩被煦濡在太平的深澤中，俄然隆興，很是旺盛。中國文學史上韻文最盛的時代是唐三百年，但在這唐三百年的韻文史上，盛唐開元天寶時代是詩的全盛時代，確是唐代文學的精華，在這時候，盛唐詩人的巨擘李白與杜甫二大詩聖的出現是當然的。玄宗時代之末，因安祿山之亂，國內多事，忠義之士，奮勇於報國，詩人被刺戟了銳敏

的情感，文章詞章，都含有悲壯的意味，始終在詞苑內有着活氣，在兩詩人前後的詩人，如同圍繞着日月的無數的星辰，非常的多，而且高適，岑參等，成了二詩聖的先驅，在盛唐的詞苑內增加了精彩，又王維是繼續二詩聖的詩傑，是曾使蘇東坡嘆賞的人，當時尚有孟浩然，王昌齡，高適，王之渙，張說，崔顥，蘇頲，鄭虔，賈至，儲光羲等作羽翼的諸詩人。

(一)李白

唐 李白字太白，他的世系籍貫等，異說很多，衆說紛紜不能決定，但依着詩文的自述，是武昭王時候，隴西李廣的九世孫，號青蓮，他生的時候，因他母親夢見長庚星，就起了這個名子，少有逸才，五歲能念六甲，十歲已通詩書，據說也觀覽百家。他的志氣豪放，是有仁俠義氣的人，因之不染時流，自己表示着超人的態度，疏於錢財不求名位爵祿，並且他所交的不是悲歌慷慨之徒，就是喜歡放浪的隱逸者，又因了黃老主義帶有仙風道骨，並且性質最好酒，被稱作酒仙。

天寶之初遊會稽，與道士吳筠住在剡中，吳筠被玄宗召至長安的時候舉薦他，被玄宗詔至京師，遇太字的賓客賀知章，賀知章看見他的文嘆賞說：『子乃謫仙人』，後在金鑾殿賜謁，李白奉頌一篇，得着皇帝的嘉賞，親自調羹給他吃，優待爲翰林供奉，有時沈香亭的壯

丹盛開，玄宗與楊貴妃欣賞，帝意有所感，使太白作樂章，然而始終浸在酒裏的他，這天也大醉的失去知覺，玄宗命在左右的臣們用水灑他的臉，扶起使他執筆，因這時的醉，由神來之興作清平調三章；帝愛他的才屢次的宴見，但後來被讒於高力士，白又自知為親近不容，愈發的放蕩不自檢，他與賀知章，崔宗之等列為酒中八仙，浮遊四方，後來幫忙於永王璘府的僚左，事破被捕下獄，當時是五十七歲，郭子儀奇異他，被免誅殺，因詔長久的流於夜郎，後來遇見大赦，仕於宋若思，李陽冰等，在代宗時又被召作左拾遺，但寶應元年六十二歲，死在江南，他的詩因李太白集而被知名。

唐 代 文 學

李白被稱為詩聖，飄逸豪放的天才第一人，並好酒與山水風月，最能了解酒中的樂趣，又善歌的他，是有着意味的酒詩人，使天然的妙思一氣的奔流於詩上的是酒興，豪放自恣，有意氣吞吐天地的地方，確像東洋詩人所追慕的，像他如此的流露天才恣情逸興，不加檢束的人，而且他的作品不是區於字句之末，朱子尊之為「聖」，趙翼呼之為「仙」，他的趨向既正，天分又高，實是振作八代詩運積衰的人，在他的集中七百七十六篇內律詩少，其特徵者有古詩五十九首以上，如他的蜀道難，廬山高，行路難，將進酒，遠別離等極盡變幻縱橫之妙，又如關山月，烏夜啼的五言古詩有雄闊的含蓄，他有獨自的天地，其次絕句是他得意

的，不許任何人追隨，是太白獨擅的勝場，可說是全唐三百年的第一人。五言絕句的玉階怨，靜夜思，勞勞亭，怨情；七言絕句的蘇臺覽古，峨眉山月歌，越中懷古，山中問答，下江陵等全有宏實闊大絕技的地方，煥發着他的妙趣。

(二) 杜甫

京兆人，字子美，當時官名杜工部，又時有老杜的尊稱號少陵，他生的比李白晚十年，在睿中先天元年；他的祖父杜審言，中宗帝時的修文館學士，有文名。他少時家貧，寄食於他人，後來二十歲客遊吳，越，齊，趙之間，這時充足了詩囊。李邕愛他的才，又在二十四歲的時候舉行官吏的試驗，沒有登第，二十六歲時，從父親開遊於齊趙之間，與先輩的李白相知，交情很是濃厚。在天寶十三年奏賦三篇，玄宗始奇異他，便待制於集賢院，後改右衛卒府曹參軍，他這樣得到微官，生活實際很困苦，安祿山叛亂之後，把家族遷移在鄜州，及肅宗靈武即位，由鄜州羸衣奔行在，在路途中被賊人捕去，住盜賊中約一年，他最有忠君愛國，懷家鄉的情感，在這時表現出來，如咏懷，北征等篇，佳構是在這前後作成的。他的詩風悲壯沈鬱的緣因，是因他的環境。乾元元年又被貶為華州的司功參軍，然而當時的長安附近困於饑饉，終於因生活的苦難而棄官，到秦州去，在山中採薪，樹林內拾栗子，供給自己的

生活，以後的幾年，流寓在劍南的地方，在苦慘之中，大歷五年秋冬的左右，五十九歲死去。

現在所傳的他的詩，有古體三百九十首，近體一千六百餘，但無論什麼，都是黃金白壁，他與李白一樣的是詩界的革新者，更是多情多淚的天然詩人，不能抵抗感慨的事物，因之他的詩，一概是用血淚的文字寫當時的現象，悲涼的情趣恨多。而且他在文學上的地位，唐子西所說的『自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以後便有杜子美，學者不能學六經，作文則當學司馬遷，作詩則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他的詩是苦心慘淡的經營，推敲鍛鍊的精品，句法章法極其變化，字法篇法盡了姿趣，清趙翼說：『該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捲顏謝，綜徐庾，見其牢籠萬有』，這是他被稱為「詩中之聖」，「詩中之神」的原故。

唐 代 文 學

古體三百九十首中，最有妙技的是七言古詩，兵車行，哀江頭，麗人行，醉時歌，短歌行，送孔巢父兼呈李白古柏行等被稱為傑作。五言古詩是他自由的詞句的運用，有一變一化之妙的思想結構，展開了獨得的境界的作品，北征詩，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的兩節，是傑作最好的，無論什麼，都是愛君國桑桑梓沈痛的詩。七言律也是得意於風格高。蜀相，登高，登樓，詠懷古跡，野望，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等，是被稱為千古絕調，五言律，春望，登岳陽樓，春宿左省，登袁州城樓，禹廟等是代表作，特別律詩的嚴正是最好，絕句

不是他所長的，然而七絕是膾炙人口的。總之他關於抒情詩，最能表現着獨自的天地，其次敘景詩，也反映着特殊的個性，有使人由心的深處受着感動的強力。

(三) 李杜的比較

比較李杜的性行：

李白：天才：仙：道骨：俠氣：樂天：氣：隱逸放浪

杜甫：人力：聖：儒風：忠厚：厭世：情：悲歌慷慨

這在人物上的不同的地方，他們表現反映於詞章的是自然的趨勢，因之二家的詩風各有特色，李是擅長縹渺飄逸的情趣，杜是極於沈鬱頓挫的氣致，李以才氣優勝，杜是熱情的人，固然不可以說是當然的結論。又一則是天然一氣呵成的，一則是人力經過苦心經營而成的。這風致傾向是有定評的，這樣的比較，他的優劣不容易速斷，所以唐宋詩醇批評說：『異曲同工，殊塗同歸者』，韓愈也談到這個，把二家看作是同一的。

(四) 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任尚書右丞，因此也稱王右丞。玄宗開元中舉進士，知名於世，後逢安祿山之亂，在洛中被捕，囚了很友愛的，很情敦的弟弟——縉的援救又作官，以後薦引

他的弟弟，自己退歸輞川的田園，以琴書爲友，閑居三十年，過蔬食素衣的生活，上元之初，六十一歲卒。

他被稱爲詩佛，不僅是好佛信佛還善於詩，畫，草隸，畫是所說的南畫之祖，他實是多藝多能的人，因之，就王維的文學的地位，將李杜稱二聖，稱王維一賢，按着二聖一賢的名稱，可以看出次於李杜。

唐 他的詩古體近體全好，在清爽之中含有闊大雄渾，並且還有靜寂的趣致的地方，是在李杜中不能見的妙技，是他獨自的詩境。作品中的送元二使安西一篇，被稱爲古今七絕的神品，很有膾炙人口的地方的作品。

學 (五)其他諸家

盛唐的詩人中，在李杜，王三氏以外有名的有王昌齡，孟浩然，岑參，高適，賈至，王之渙等。

(王昌齡) 字少伯，京兆人，開元十五年進士及第，被補爲秘書郎，二十年被調爲汜水尉，遷江寧丞，晚年被貶爲龍標尉，後歸鄉里，死在刺史的手裏。當世也叫他王江寧，又叫王龍標，他的集六卷，有詩天子之名，思想清逸，與高適，王之渙齊名；他的七言絕句，

表現着匹敵於李太白的獨得的妙技。

(孟浩然) 襄陽人字浩然，與王維齊名，王孟並稱，又與王昌齡是知交，他的集三卷，其中的五言詩，極其風致清雅，有得意的境地。

(岑參) 南陽人，由少時孤貧篤學，天寶三年的進士，往來於鞍馬烽塵間十數年，備嘗了征行離別的情感，因之他的詩悲壯，有使別人感動的魅力，詩調長於塞上的作品，以奇警矯健被稱許。

唐代文學

(高適) 字達夫，滄州人，作侍御史，以後遷四川的節度使，被封渤海縣侯，永泰二年歿，被贈禮部尚書，諡忠。他的集二卷，詩風極高，被稱為開寶以來唯一的作家。

(賈至) 字幼鄰，洛陽人，他最初被擢為明經，玄宗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後作中書舍人，至德中被貶岳州司馬，在寶應初年復官，大曆七年遷京兆尹右散騎常侍，年五十五歲歿，集十卷，其中七律是絕品。

(王之渙) 并州人，兄之成，之賁全善於作詩，天寶間與王昌齡，崔國輔，鄭審等聯唱迭和，他的名聲轟動一時，作品中的七絕，是因聲調的高朗，在唐詩中出色。

(王灣) 洛陽人，先天中的進士，開元的初年，作滎陽主簿，後來歷任秘書撰，終於

洛陽尉，因着江南意的詩，當時最知名。

（崔顥） 涇州人，開元十一年的進士，有才俊，累官至司勳員外郎，歿於天寶十三年，集一卷，如他的黃鶴樓詩，得唐人七言律中的第一名。

第十一節 中唐的詩人

（一）中唐詩人的冠冕

中唐的詩風，普通分大曆貞元時代與元和長慶時代，前者是大曆十才子的出現，後者就說的中興之盛，出有韓愈，白居易二氏，但這兩時代詩的特色的地方，是以穩秀清和勝，其中的劉長卿被稱為冠冕，因之在看兩時代的詩家之前，想着起始先敘述劉長卿。

（劉長卿） 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的進士，至德的時候，任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作轉運使判官，但因了誣奏，被繫在姑蘇的獄裏，後被移為睦州司馬，歿於隨州刺史。

他有才學但很浮俗，並且性質剛直，然而至於他的詩，很是雅暢，如五言詩最有妙技，有五言的長城的名稱，他當作詩的時候，常常的不寫自己的姓，只寫長卿，據說因此天下沒有不知道他的名子的，實是他的抱負不凡，由自己所說的：『於今人前有沈宋王杜，後稱有

錢郎劉李，然李嘉祐，郎士元何得與予並驅乎？』可以看出，如皇甫湜批評他說：『詩未有劉長卿之一句，卽呼宋玉以老兵，未有駱賓王之一字卽罵宋玉以罪人。』他是盛唐中唐過渡中所產的，總之，大曆以後的詩運的振興，是自長卿始。

(二) 大曆的十才子

由盛唐入中唐，所謂繼承着天寶之後，空想太平，上下作着桃源的夢，朝威完全墮地的時候，當這時候（大曆年間），韓翃，盧綸，錢起，李端，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等都善於作詩，訂爲詩盟，唱酬吟哦，一時馳文名於都下，這就是大曆的十才子，固然不是盛唐的偉觀，但他們的詞采顯示着高華，其中的韓翃，盧綸，錢起，李端四人學，是最好的。

（錢起） 吳興人，字仲文，天寶十年的進士，由少時聰敏，受鄉里的稱譽，他最初被授爲秘書省校書郎，升考功郎中，後在大曆中作太清宮使翰林學士，有集十三卷，他的詩以理致清澹與詩格的新奇知名。

（盧綸） 河中人字允言，在大曆初年考試進士沒有登第，後被補爲閩鄉尉，累官至監察御史，但稱病從瑾瑊去河中，作元帥判官，時常的和御制的詩，文宗愛他的詩，他最受恩

寵，有集十卷。

(韓翃) 南陽人，字君平，天寶十三年進士，少時俊才的名譽很高，但不得志，淄青的侯希逸與宣武的李勉等相繼的愛他的才，使作幕府，後以詩知名，終於被擢爲中書舍人，他的詩以興致的繁富被稱許。

(李端) 趙郡的人，字正己，大曆五年的進士，李嘉佑的姪子，在駙馬都尉郭曖的詩會賦詩，占座客之冠，使錢起疑有宿構的樣子，他最初被授校書郎，後移江南，死在杭州司馬的任上，有集三卷。

(三) 元和長慶諸家

中唐的詩，由劉長卿先以穩秀清和發端之後，大曆十才子也被稱名於當世，雖然與前代盛唐的二詩聖李，杜，比較，有雲泥之差，但大曆以後，到元和長慶之際，恰如盛唐的李杜，出了韓愈，白居易二詩賢，二氏是中唐諸作家最好的，接踵盛唐的詩運，中唐的偉觀，結果振興了大曆以後的詩運。

韓愈的詩

韓愈以詩文雙絕絕喧傳於古今，是文章家而詩人，能興八代之衰，唱導秦漢的古文，表現

文章家的本領，但一面是詩人，是在中唐文壇的巨擘。

他的詩是加入純然的儒教主義的思想，他的才氣英邁，學問該博，在很奇險之中，有着博厚的情趣，在李杜以外顯然的出於別途，固然沒有李白的仙風，杜甫的悲痛，往往有晦澀的弊病，然而有好的風骨，稜稜的奇氣迫人的地方，在乾隆帝的唐宋詩醇以韓白是李杜以後的第一人，這可以說是當然的。

唐 代 文 學

他還溯求舊的詩道，用平生的力量學的是追慕李杜二人，但開李杜二氏沒開拓的新詩境的地方，是要特別注意的。總之，韓愈的特色，是擅長別調，有穿細入微的演繹敘述的妙技，經營之餘，入於巉削蒼古，融會之後，歸於雄渾博大的地方，可以看見。

他以太拘束多的律詩不好，爲了自由述懷，好作古詩，長篇的元和聖德詩與南山詩是集中的傑作，如前者有一千餘言，文辭的嚴正，能追隨杜甫的北征，後者是筆力雄健，同是冠絕於古今的雄篇，其他山石，石鼓等也是名篇，律詩固然不是他所好的，然而在有限的十數首之中，咏月，咏雪二篇也是律詩中的傑作。

韓 門 的 秀 才

韓門的秀才固然很多，受韓愈推重的有孟郊，賈島，張籍，盧同等，其中孟郊是更被推

(孟郊) 字東野，諡貞曜先生，性狷介不合於世，過着極窮困的生活，與韓愈是忘年交，最是他推重的，由韓愈批評的『東野之詩，高出魏晉，寔及於古，其他浸淫於漢氏』可以知道。

他的詩有嚴羽所說的刻苦，隱居詩話所說的苦吟而成的作品，然而他託興的深微與結體的古奧，是不能否定的特色。

代 (賈島) 范陽人，字閔仙，他初爲浮屠，名無本，來到東都，住在青龍寺，以後跟韓愈學詩，行坐寢食也苦吟不止，因刻苦推敲聞名，他的詩被指斥的地方，或說寒澁，或說幽奇奧僻，所以他因有澁苦寒瘠的情趣的地方，結果被叫作郊寒島瘦，然而他的境遇使自己喜與峭，苦吟之餘，結果成名於百世。如他五律的特技，有胡應麟所說的危峰絕壁深澗流泉的趣味。

(張籍) 烏江人，字文昌，貞元十五年的進士，性情詭激，得韓愈的知遇成爲門下，所以他的名子博傳於世，好作古體詩，往往加入精策的句子，在與李浙東的信上可以看出，他尤其對於樂府更表現着特技，概是平麗的作品，能與王建並稱，然而他的作品，可以說骨

體遠勝於王。

(李賀) 字長吉，鄭王的後輩，在七歲時，就善作辭章，有使韓愈，皇甫湜驚異的樣子，但是二十七歲早夭的薄命詩人。他的詩以修辭的技巧勝，並且富於變化，含有警邁的一種情勢，據說在韓門，他的飄忽之才，可以說是近於李白，他的詩有着這樣的變化，又因千古的鬼才博得詩名，但他的鬼趣只是刻在字面，還不能得到真妙之感。

唐 (王建，李翱) 王建字仲和，潁人，大曆十年的進士，與韓愈，張籍知交，曾以詩紀事而被知名，有宮詞百篇。李翱字習之，性剛直不容於世，但是被韓愈推重的弟子，他像孟郊似的過着極窮苦的一生。

學 (盧仝) 范陽人，自號玉川子，他與李賀相似的怪誕，因之他的詩是險怪的，但因奇想驅使古語，將陳舊化新穎的地方，是有着特別的妙技，這樣他關於歌行更發揮他的特長，作河南令時，愈非常愛他的詩，深深的待他以禮。

(劉禹錫) 中山人，字夢得，貞元九年的進士，他的爲人極強而才氣縱橫，因之，詞氣很豪放，最初從事於淮南的幕府，累遷集賢直學士，又作蘇州刺史，以後屢次的遇到貶謫，但終不後悔；同元稹都與白樂天最好，交情很是親密。白居易稱許他是詩豪，並且批評

說：『其鋒森然，莫敢當者』，像這樣他的才藻冠絕一時，他的詩特別善長於近體，與白居易齊名，被稱爲劉白。

(四)白居易與元稹

(白居易) 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太原下邳的人，由幼時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的時候，已經善作文章，使著作郎顧况驚異，貞元十四年進士及第，被補爲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對策得第一，被授集賢校理，又拜翰林學士，作左拾遺，以後屢次的作鯁直的言論，結果被貶爲永久的江州司馬，然而他很晏如不稍有失望的顏色，常常的樂觀運命，穆宗的初年，被召還作司門員外郎，因主客郎中知於制誥，但長慶元年轉中書舍人，在二年求外任，被升爲杭州刺史，後來會昌的初年，作刑部尚書，但在養老六年之後，七十五歲死去，被贈尚書右僕射，諡文。

他是詩人並善作文章，他的爲人，識力涵養，有過人的地方，夙常致力於參禪悟道，自已達到安身立命的境域，主張和平簡易，看世事大半沒有關係，所以他的詩如在流麗安詳之中說話，最能表現他的情性，他自任爲民衆詩人，據說他的詩是代表民衆的呼聲，所以每作一詩吟誦給老嫗聽，有難懂的地方改作成平明的，所以他的詩易入俗耳，流行於國內海外，

如我國（日本）的王朝文學，就有受了影響的樣子，這在一方面缺乏着熱血與痛淚，絕見不到豪放高古精深幽遠的地方，這是他的詩被說作淺俗的原因，毀譽固然像這樣，然而他的特色，是不能否定的，他的詩是輕俗，然而這是他的根底，他的詩以六義爲主，將和平溫厚作宗旨，不從事於字句的雕琢，外面看着很是平易，其實這就是精純的地方，尤其是古體以精詣被稱譽。

唐 他的詩實有三千八百四十首，按着數說，位於全唐詩人第一，但他的特色是古詩長篇，他傾倒了絕倫的才華，作新樂府，長恨歌，琵琶行的敘事詩，與他的一千三百字的遊悟真寺詩是代表作的長篇，尤其遊悟真寺詩能與杜甫的北征，韓愈的南山並稱。

學 文 代 唐
(元稹)

與白樂天往來唱和的元稹，劉禹錫，其中元稹與白交情最密，有過於骨肉的樣子。河南的人，字微之，他的爲人，是一個局量狹小侮蔑後進的英才，這固然不足取，但在文壇上，以所謂元才子之名，與白樂天齊名，並稱元白，因之，他的詩有相似的地方，曾作的連昌宮辭是同於樂天的長恨歌，敘述開元天寶後宮的遺聞，最喧傳於一時，並稱爲聯璧，趙甌北批評的如下：

『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敵，然香山自歸洛後，益覺老幹，稱心而出，隨筆抒寫，并不求之工文，只以見意，然風趣橫生，一噴一醒，少年之時，與微之各以才情工力勝，尙更進一籌，故白自爲大家，而元稍次之』。他的詩，不及樂天的浩博，但平坦沒有俚俗的習氣，見出彫琢的痕跡的地方，確是不朽的名著。當時說詩的，把兩人的詩體稱作元和體，如此兩人的元氏長慶集，白氏長慶集，都是一代珍貴的作品；尙且在中唐論樂府的必定稱許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四氏，他們的對象，還很顯著，因元稹，白居易主張在長篇上面表示曲折的妙技，張籍，王建極力在短篇作品上別開一格的原故。

(五) 韋柳二家

中唐的諸家，無論誰都有着好的特色，其中特殊的引起興味的，有韋應物與柳宗元二家，他們學六朝的餘音，汲陶淵明的餘流，二家齊名，並稱韋柳，更同王維，孟浩然以王孟韋柳之名被知於世，所以蘇東坡也批評韋，柳說：『李，杜之後，詩人繼出者，雖有遠韻，而不逮其意，唯韋應物，柳子厚將纖穠發於簡古，至味寄於澹泊，余有不及之處。』

(韋應物)

京兆長安人，少年仕於玄宗，晚年特別努力讀書，最初被授京兆功曹，建中的時候拜比部員外郎，作滁州刺史，以後在貞元初年作蘇州刺史，因此也稱他韋蘇州，他

爲人高潔，恬淡寡歡，是時常焚香掃地靜坐的人，因之他的詩，是他的性格與生活的出產品，充滿了閑澹簡遠的情趣，當時比於陶淵明而稱韋陶，因他的詩格有相似的地方，五言詩最有特長的技術。

（柳宗元）關於文章他是與韓愈並稱的大家，但詩有不及的地方，然而不幸短命窮死，師奉陶淵明，溫麗端深，最富淡泊的意味，所以如蘇東坡所評斷的『柳宗元之詩，在陶淵明之下，韋蘇州之上』。

第十二節 晚唐的詩風

由中唐入晚唐，國步艱難，內憂外患，日漸多，因國家的衰替，詩增也很寂寞，不能見到昔日的隆盛，這固然是文學的盛衰與國家的氣運平行，然而在內宦官跋扈隨便的廢立君主，外邊盜賊橫行脅迫民生的時候，文學缺乏雄篇大作，是當然的事，因之，晚唐的詩人，他們的思想完全涸竭，不如中盛唐興國的氣運有着雄篇偉作，只是在即興偶成的絕句上，不過發揮着一韻之奇，一句之巧，在當時的詩人是決不少的，但其中杜牧，李商隱，溫庭筠三人被稱的巨擘。

（杜牧）晚唐的詩人中，當世把他比於杜甫，稱作小杜的杜牧，他是京兆人，字牧之

，號樊州，由幼時善於作文，二十歲擢進士及第，最初作江西團練府巡官，數年後作監察御史，但得病棄官，後來大和的末年，由侍御史再被表奏於傳師，又由左補闕史館編撰累遷膳部外郎，經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年五十歲死去，有杜樊川集。

他的爲人剛直，有氣節，平生好議論天下的大事，不拘泥於細事，他的風流逸事被傳於世的很多，因此富於才情的他，使豪邁之氣，聲調流麗，盛於艷情多的詩，難容他人模仿。如他的阿房宮賦可以說是代表作，以才思的警拔與聲調流麗知名，華清宮也是沒有一字不是可人意的作品，張戒曾把他和劉夢得，李義山並論，像這樣的說：『筆力不能上下，大抵律文詩工而古詩不工，七言最工，五言微弱劣，雖有佳句，不能如王孟韋柳之高致，義山風趣多學，夢得有韻，收之專事華藻，是其優劣耳』。江南春，山行，醉後題僧院，泊秦淮等七絕，最可以推作神解，其他千里鶯啼，遠上寒山，清明時節等也是脛炙人口的作品。

（李商隱）懷川的人，字義山，當時與杜牧並稱，少時善爲文，以博學強記被知名，在政治上有失意的狀態，最初他把文作的瑰邁奇古，令狐楚奇異他的文教給他學；本來是有學者氣質的人，作詩文的時候，在座右涉獵羣書，自己嘲笑說像祭獺魚，著的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谿生詩三卷，此外還有許多的著作。

(溫庭筠)

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與義山齊名，被稱爲溫李，少時就有天才，走筆就成萬言，才思敏捷，工於詞章小賦。大中初年入京師押考試官的字，成八叉手輒成八韻，博得溫八叉之名；與其說他的詩有着牧的俊爽，商隱的精深，莫若說他是綺麗浮靡，然而怪譎的地方與商隱同格。宋初的楊，劉一派唱導的西崑體，實是拜溫，李二家的後塵而被流傳的。

(許渾)

唐 潤州丹陽人，字用晦，由少時苦學勞心，太和六年的進士，他最初作縣令，但因病棄官，後又作潤州司馬，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有集二卷，他的詩，像范希文批評的『李，社以後之七律，能學者許渾一人』，律詩是他的特長，然而如懷古諸作是最有妙技的，因詩中的水字很多，在宋初受許渾千首濕的嘲語。

(韓偓)

京兆萬年人，字致堯，龍紀元年的進士，他最初被拜爲左拾遺，移諫議大夫，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但後來被貶爲司馬，在天祐的時候被恢復原官，然而不就。著的有翰林集一卷，香奩集三卷。

他的詩，據說他創造的香奩體是用艷靡的體材，寫閨閣的情事，世人多酷評他的詩浮靡，然而若是看見他的人物性行，必定不忍說浮靡的一句話。

(完)

談談中國現代的婚姻問題

張文焯

婚姻問題在現代的中國，可說已經糾紛到了極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方式，雖已為一部分人士所鄙棄，而新的自由戀愛的真諦，又沒有多少人真了解；同時舊道德已崩潰無餘，所謂新的性道德却還不曾建立起來；這看報紙每日的記載，便可略知大概的情形了。

這樣糾紛下去，我覺得真非了局；因為中國是宗法社會，近來大家庭制度雖已漸取消，社會的基礎，畢竟仍以家庭為單位，不比西洋偏重個人主義，家庭的存在，不過相當的需要，所以這糾紛一天不設法解決，因此而生的慘劇，一天不停止，社會的秩序，便也一天不安寧，牠的末流，曾至於天地間不復有天理，人類不復有人道，什麼是人格和正義，簡直沒有這麼一回事！耳聞目睹，每年不知有若干慘案，刺人的腦，整人的心，會使我們跳起腳來，想大聲疾呼，使青年男女都醒一醒，但一想到人家是那樣的執迷不悟，我又是如此的人微言輕，便喊破嗓子又有何效，便不免長嘆一聲，又頹然的沈默下來，不過無論如何排遣自解，對於中國現代的婚姻問題，總時刻感到一種莫大的恐怖。

鄉下的農夫，心地純樸，雖不解自由戀愛是什麼，却也沒有自私自利的手段；他們一因為怕他的孩子失掉母愛，一因為死了妻沒有財力再娶，所以夫妻間即使有時也口角打罵，究還保持着相當的平等，妻在夫的眼中，也還是個人；我們可以不論牠。其次一般舊式的官僚與軍閥，妾媵滿前，不計其數，他們根本就不把女子當人看，女子在他們眼中，不過是玩物而已，這些個不可救藥的人們，早已自絕於人類之數，此刻也無須談他。

所痛心的，乃是現在的一般知識分子與執政者，假口自由戀愛，運用其喪德敗行的手段，達到他損人利己的目的；對於糟糠之妻，無論她曾怎樣的和自己共過患難，兩人間的感情曾經也怎樣和好熱烈過，一旦得到新的異性，馬上就會絕情幽義的棄如敝屣；對於自己的子女，無論他們的脆弱的心是怎樣的不該摧傷，純潔的靈魂是怎樣的應當一塵不染，為了一己的享樂，也不惜一手破壞了家庭整個的幸福，而與兒童一種陰慘的印象；然而這還有話可說，「父母代訂的，我不負責任」，現在且看他們對於戀愛婚姻的態度。

當他們對於某個女子想達到某種目的的時候，不惜用盡方法去追逐，一天寫十封情書不覺得累；及至追逐上了，又設法報効，一餐一衣，動耗多金，不以為費；察顏觀色，唯命是聽，孝子順孫亦不足以喻其恭馴。然而一旦由戀愛而結婚了，那假面具便立刻揭了下來；同

是一人，當初那般和悅的面孔，如今則猙獰凶惡得可怕。在男子，環境的誘惑，慾情的逼拶，致良心麻木不仁，本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女子則由於輿論的斥責，或家庭的不容，不能改絃更張；更因為天生富於戀舊的情感，中道仳離，在她們的精神上是一種難堪的創傷，或偉大的母愛使她不忍棄她的愛子，或她的愛子因此而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便也不願改絃更張，有此數種弱點，人家便據以為要挾的憑藉，更肆無忌憚的逞其凶獍的面孔。這樣下去，必然地演成家庭的悲劇。

近來若干開明的家庭，雖給了他們的子女以婚姻自主權，但稍為自愛的父母，決不允許他們的女兒去嫁一個有婦之夫，一則因為這很容易引起將來的糾紛，一則以為對方能對前妻負心，就能對後妻薄倖；然以種種關係，男方既不易用合法手續離其前妻，女方亦感情用事，不肯回頭；及至婚後，對方的猙獰面目，一旦暴露，家庭即使寬容，自己亦無顏見人，在婚姻的悲劇中，這總要佔一部分吧。

自愛倫凱女士提倡「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學說以來，經過一度的討論，婚姻之必須自主，已成了目前的真理。同時中國的文藝作品，如終身大事復活的玫瑰等，也都是研究這種問題的。時效既失，如今是少有人再談牠了。

不過無論何事，在革新的過程上，總有一個青黃不接的時候，也就是所謂過渡時代，在此時代，病態的糾紛，矛盾的現象，決難避免，只因我們不能因此便聽其自然，那末爲了設法使其糾紛可能的減少，對此問題，現在仍有討論的必要。

月前國聞週報，有李長之一篇「中國現代婚姻問題之實際上的癥結」，認爲現代婚姻問題癥結之點，在「男子之賢妻美妾的兩種要求集中於一人的不可能性」。他說男子們一方需要一位可以治家理財，養育子女，烹調維縵的助手，一方又追求一個調劑精神，慰藉事業，有容貌，有口才，可以共玩的侶伴；前者求之於妻，合了條件便稱之爲賢，後者得之於妾，如了心願便稱之爲美，所以如此，則由於「人們天生有理想的與實際的兩種追求的根性」。

我們於此不能不有所申辨：（一）就實際講，舊式女子誠然大半都不合後者的條件，但新式女子具備前後兩種條件的，則所在皆是；然而不知爲何，許多男子却並不因此便和她形式上精神上合作到底。（二）在目前的社會組織裏，迫於需要，除了容貌一層無可設法外，新式女子要具備前後兩種條件，似乎並不很難。所難的，乃在女子是人，不是神，在家生育的時候，便不能同時出外陪同大丈夫作社交的酬酢。在外陪着丈夫玩耍的時候，便不能同時在家作烹調縫紉的工作。總之，男子所要求的，如是具備前後兩類條件的女子，則合於條件的

並不見得能博得他們長久的歡心；如是同時同地，面面俱到毫無遺漏疏忽的女子，則天地間根本就沒有具備這種神通的女人，所以歸納起來說，事實上，我們雖完全承認男子確有這種無理的要求，情理上，却不能不斷言這是（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二）毫無理性的幻想。在此情形之下，我們除感到無可奈何的情緒外，似乎很少有任何努力的方法了。所以我敢冒個大不韙，斷言中國現在婚姻問題之實際上的癥結，在於經濟條件的慾望，人欲橫流時代的變態，說得實際些，是「自私自利，不顧實際，犧牲對方，滿我慾望」，而決不是由於「人們天生有理想與實際的兩種追求的根性」。因為就實際作出發點，而存一種超越的想望的，才是理想；若事實上絕對不含可能的因素，便不是理想而是妄想了。

關於這種糾紛的解決，根本辦法，須待社會組織根本改革之後，我們暫且不談。所要談的，不過是臨時補救的辦法。社會是男性中心的社會，自然還須男子去特別努力。

（一）須認清男子的自由，是歷史上畸形的倫理道德相沿的結果，並不是天生來有什麼優越的特權。應從此在合理的範圍內，講講真操，體諒對方，除一除喜新厭舊和縱慾自恣的劣根性。

關於這層，我以為舊式的妻子即使說不到人格的結合，但如果感情還好，也未始不可以

和好到老；其次即使感情也談不到，如果尚無惡感，亦未始不能相安無事。因為這些舊式的可憐虫，既沒有自謀生活的能力，便不得不講她的三從四德，治家操勞；這樣一方面家事由託，一方面自己的父母也有了侍奉的人，使自己無內顧之憂，亦何嘗不是事業上的鼓勵，精神的安慰，實不見得必和髮髻革履的女郎挽臂偕遊，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固然，我們也不敢說舊式女子中，絕沒有性情乖戾實難相處的，但我們希望他們在二次結婚的時候，要鄭重些，負責些，因為離婚的事情，不同兒戲，可一而不可再；前妻如對得起，固無可說，否則後妻的待遇，正是個人人格良心的試金石，懺悔補過的好機會。說至此，我不由得聯想到最近兩件轟動一時的新聞，就是梁何案與辜李案，前者毫無理由的遺棄對方，已屬不對，竟至並舊有的夫婦關係也不承認。後者與前妻維持着很好的感情而重婚，已屬不法，乃一時反臉，竟欲依仗個人的權勢，置後妻於冤獄而後快，更是傷天害理的勾當。我真不明白，何以人格良心到了今日，竟破產到這般地步！然而也惟有知識階級，才來得五花八門，真是人類的天恥！於此我願再獻上一幅知識分子自繪的行樂圖，郁達夫的日記九種有這樣兩句話：「：我一邊擁抱了映霞，在享很完美的戀愛的甜味，一邊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於產褥的光景」，啊！這是如何不可思議的可憐可恨的情緒啊！

（二）李長之說：「在男子需要為社會所負的責任……似乎都該忍愛一點過渡時期的痛苦，却將委曲的力量，蓄在課後人的改革上」，倒確是切要之論。

關於這層，我願再補充一點，就是人生幸福是多方面的，此處有缺陷無妨用地方面來償補；舉凡事業，學問，主義，思想，無不可以寄托精神，婚姻問題不過是多方面的事件之一，並不是婚姻問題可以賅括全部生活，如果婚姻失敗便絕了發奮的途徑。我們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大人物多是獨身的，正因他們沒有室家的攪擾，才能專心致意的創出偉大的事業，替人羣謀偉大的福利，並且在自由戀愛的學說尚未發生，人們都生活於包辦婚姻之下的時節，也並沒有妨礙了聖賢豪傑的產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覺悟過來的人，自然免不了痛苦的感覺。我們於此，不能不為所有得不到戀愛的人，同聲悲嘆，悲嘆生在舊的時代的不幸。但轉回來說，若這些人都「合其舊而新是謀」，及其本身就要把婚姻問題改得盡美盡善，事實上又絕不可能。不可能而偏為之，社會大亂的形成，自是必然的結果。所以還是魯迅在熱風上說得最好：『……但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着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着作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作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

真』。『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舊賬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這是何等深刻！何等沉痛！何等悲壯！看到這段話，少有不爲他含淚而共鳴的吧？

話說到這裏似乎應當打住了，且再對新時代的女性進一言：（一）剷除虛榮心，認清戀愛的真諦，使不肖的男子沒有誘惑利用的機會。（二）多注視人世的黑暗面，凡事出以審慎的態度，使不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同時要鍛鍊個人的理智知毅力，使萬一失足，還能自拔。這樣一方面救了自己，一方面也助了社會。

總結一句，委曲求全，相互體量，是人類營共同生活的最高道德，自己已成的婚姻，要製造愛情，要革新觀念，却要完全解放我們後代的孩子。這便是過渡時代的我們，對於婚姻問題所應持的態度；也必如此，中國現代婚姻問題的糾紛，才能得到解決的途徑，新的性道德，才有建立的希望。

日本之傳統的外交方略

王汝英

和平賴公理以維繫，公理賴信義以長存，良以信則不欺，義則愛羣，愛羣則得衆，不欺則能久；自家庭以至國際，欲喝導和平，實現和平，捨信義其無由。故和平者信義之府，信義者和平之則，原委相生，因果互尋，非可無和平而言信義，無信義而言和平者也。

自近六十年來，中日問題，逐漸緊張，日外當局，每自相矛盾，一方唱和平之美名，一方著凌人之惡意，甲午迄今，數放兇鋒，無次不爾；若甲午之戰也，日本一意挑釁，欲啓戰端，乃其駐韓大使，却與袁氏議決，互不增兵，曾謂：『……我二人在此，定可推誠相辨』，實際我固未增，日已逾萬，一旦開幕，衆寡懸殊，我方大遭敗北，所謂『推誠相辨』，卽若斯乎？卽若斯乎？噫！亦不過取勝利之一種詐謀耳！

再觀夫塘沽協定，亦復如是。除我履行條約，軍隊不入非武裝地帶外，日僅由繁趨簡，打靶依然，名爲停戰協定，實等於限制中日均權條約。諸如上例，不勝枚舉，而欲揚空言，唱高調，以關心東亞和平者自居，倘非冥頑不靈，其誰置信？

日本之盡力侵畧中國，種種慘無人道之手段，無不積極施行，由來既久。溯自據我東北以來，凡其勢力所及，在在施行三毒政策，所謂三毒，一爲設娼妓以傳梅毒，二爲勸賭博以養倖心，三爲賣鴉片以弱華種，究其目的，惟在吸我膏脂，戕我族類，居心險毒，無以復加；且侵略方式，亦日新月異，離奇難測，幾有出人意料者。故近日計畫對華實行分化侵略，以察綏內蒙爲一區，甘寧青陝爲一區，新疆爲一區，冀晉爲一區。進行方法，以各地環境而異其步驟，冀晉因國際關係，進行稍緩；察綏內蒙正着手中；甘寧青陝，計成立回國；新疆以俄關係，先派員前往視察，擬於最近期間積極進行，可謂煞費苦心，盡其侵略之能事實矣。不寧惟是，猶有甚焉者，醞釀中之直接交涉內容，更有令人不堪聞問之概。蓋一爲承認滿州國，二爲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利益，三爲中國未經日本許可不得與任何第三國訂定借款合同，四中國爲政治經濟之復興起見，得接受日本之援助與合作，五中國海陸空軍不得聘請外國顧問。（日人除外）凡此種種，非破我領土，干我獨立，不願第三者置喙，而欲並吞中國，獨霸遠東，狎獐而孔，全部裸露之鐵證乎？

比者日人喋喋以列強助我，足危東亞和平爲藉口，反拉西曼報告書之意見，足資取証，謂：『華方得此援助，將利用以對抗日本……非維持東亞和平基礎』，但無論如何藉口，其詭

謫有不可掩之者。夫日不侵華，何云恐華「抗」日？然則東亞和平之爲日本蹂躪，不待人云，自己云矣，雖口攜大喉嚨，大聲疾呼，高唱關心東亞和平，又奚補於實際？不過愈露日外當局之荒謬狡狴已也。

按中日同居東亞，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理應念同種之深情，顧鄰居之大義，竭滿腹至誠，促平行發展，俾相互提攜，共爲援助既；不負鄰方熱望，且不遭國際評議，乃計不出此，憑濫用事，欲我達一覆不起之地步而後快，有鄰如斯，不幸奚如？！

但以日突飛猛進結果，促成我舉國上下意識之覺醒，完成久未實現之統一，蓋以日覬華南日急，西南感國勢垂危，非團結不足以拯危區，故一反故態，傾向中央，雙方精神，已達牢不可破之一致程度，此爲受日欺侮凌辱之餘，所受之明訓也。

文藝的欣賞和誦讀

陶祖堯

文藝和科學不同，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服穿，然而它能吸引我們，由它那裏，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安慰，總之，它有它偉大的魔力。

文藝之所以能動人，完全依賴於它的情緒和風格的幽美。不過這種美，却不是任何人可能用具體的字面表現得出來的，例如：北宋詞人晏叔在他最得意的名句裏，有『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之句，這我們都曉得它是名句，然而它究竟好在什麼地方，却不是我們能說得出來的，實在，它的好處，祇是在抽象的韻味上，試將它譯成白話，便可以更明顯的領略到：花落了，我一個人獨目的站在這兒，細雨霏霏的落個不住，呵！你看：那燕子還雙雙的飛着，我呢？我呢？

由此看來，我們需要文藝來安慰我們枯寂的人生，而文藝的美，却完全是弦外之音，所以爲了要真實的欣賞了文藝之美，必得先下一番功夫，而爲欣賞的準備。

第一，我們須要了解，現在的人們，大多承認了好的文學是白描的，其實這並不能一概

而論，古代有許多的名作，在今代非澈底的下番功夫，不能明白，這是由於時代的演進，所以現在我們遇到了這種作品，字典以及其他能幫助了解的辭書，翻一翻以求字句和一些典故上的明瞭，這是第一步的工作。

第二，我們須要研究，單是字句的了解，並不能算滿足，我們還要進一步去研究作者的身世，性情，和思想，以及作這篇東西的社會環境和背景，此外，作品的構造，以及它中心的思想，我們也應當澈底的探討。

果能真實的有了上面兩步的工作，更能澈底的明瞭了它的一切，那麼便能深得它的美了，便能仔細的欣賞了，欣賞的名作越多，當然由你筆下寫出來的東西，也就不會壞了，欣賞的方法有多种，然而最有效，最簡易，而被一般人們漠視了的方法，是『誦讀』。

誦讀的方法，不是始於現代，更不祇限於中國，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所通用，不過現代的人們大半趨重於欣賞文藝的色彩方面，而忽略了聽覺方面，其實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誦讀不但可以使我們對於文藝色彩方面多一層了解，同時更可以多一層使我們欣賞到文藝的和諧以及音節的美感。

談到關於誦讀方面的例子，自古來在中國方面就有許許多多，尤其是對於詩詞方面的，

更是不勝枚舉，一部三百篇的詩經，便是古代詩歌的總集，裏面任何的一篇，都是單獨下來能唱的，在左傳裏，逢到諸侯會盟，差不多都是唱歌酬和，幾乎成爲一種定禮，漢書藝文志：『登高能賦。則可以爲大夫，』也很足以表示中國在古代是很注意文藝的背誦和詠讀，至於晉唐以後，更有許多佳話的傳說，其他如李太白的清平調，趙崇祚編的花間集，都是能唱的，至於宋柳耆卿的詞，妓女唱的很多，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中國古代的名作名句，大半都能誦讀吟詠，甚至還普遍的流傳到民間。

此外，還有些關於誦讀的古今名論，試觀古今的大儒，對於誦讀的理論，真是發揮得透澈異常，詩聖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理學大師朱熹說：『漢時正在於吟詠誦讀，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在此詩，』換句新的說法，就是讀者能和作者精神溶化，曾國藩：『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塗，』前些時又有人在某雜誌上說：『欣賞名作，至少須誦讀三遍，』的確，誦讀對於文藝的欣賞，有極密切的關係。

一個成功的作家，在他未成名前，必定讀熟了若干已成名的巨作，既成功後，對於自己的作品，必定經過自己嚴密的檢查，其檢查的方式，也多半取之於『誦讀』一法，例如清孫星衍能熟讀全部文選，惠士奇能讀史記的封禪書，西人麥考萊能背聖經一部，名作家在未成

名之先，多半從事於誦讀的。

杜甫：『新詩作罷自長吟，』宋歐陽修每作好一篇文章，必先粘於壁間，詠誦再三，仔細的修改，方才留起。誦讀後以爲不好而棄去的，更不知有多少？至於一揮而就，便成名作，那真是欺人之談了，王勃一揮而成的滕王閣序，那個天才是極難得的，事實上這樣：一篇文章作起，自己誦讀幾遍，必定可以發現若干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名作的作成，都要經過相當的時間，也就是這個原故，晉左思三都賦構思十年，英人格雷的慕畔吟做了十四年，都是情理之中的，並沒有什麼虛假。

總之，我們要安慰枯寂的人生，便須欣賞有情緒的文藝作品，欲求欣賞，並沒有什麼困難，祇要先作番了解和研究的工作，至於欣賞作品的唯一方法，祇有誦讀，誦讀不僅于使我們領略到作品色彩的美，更能使我們領略欣賞到作品音調的美，以及作者及讀者的精神，總化到一體。

日本的教育與我國教育之革新芻議

邴婉貞

(一)日本之強國的教育 (二)吾國之教育現況 (三)廢除考試制度 (四)實行自由之教育與不自由之教育 (五)注重實驗 (六)教育普遍化 (七)歧望

一國之強盛奚自乎？必先發達其教育始，使全國民衆，皆有受相當教育之機會，然後方可與談愛國之道，內可以圖強，外可以稱雄，竊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孳孳於國民教育之普及，故數十年來不識字者，僅百分之一二而已。而彼猶以爲未足，仍兢兢於義務教育，對於學校之設備，及學生之待遇，皆竭其國力之所及，以補助而扶持之，故教育發達，無微不至，而教育之方策與效果，亦莫不隨時日改良與進步，如農工商及科學等事業，均有顯着驚人之成績，與歐西各國相抗衡。是以有今日之稱雄東亞，獨據滿州，而藐視一切也。

考吾國自辛亥革命以後，教育確有相當之進步，然自五四運動以後，內亂頻仍，民氣消沉，重以經濟之拮据，寢成上下之敷衍，造成今日半死之教育。若平津爲全國文化之中心，

風俗之提倡，與夫民智之開發，民氣之鼓勵，非教育之職責歟？然查中等以上各校之學子，大半玩歲愒日，對於國難早已淡忘，考其成績名可副實者，則又寥若晨星，言之令人痛心。究其弊之所在，青年之自甘墮落者，固不乏人。然而社會環境之不安，及教育當局之顛頂，要亦不能辭其咎。故吾人於觀察日本教育之優點後，益覺吾國教育應有積極改善之必要，是以對於教育當局，爰芻蕘焉。

第一應廢除臨時考試制度，而注重於平日之測驗。蓋以人生是長距離之旅行，而非短距離之賽跑。故臨時考試，絕不足以觀察學生成績之優劣，且更能養成學生之虛榮心理，不務實學，不求課外發展及多方面之搜羅，只憑講義書本爲是非，而無探討之好奇心，惟求臨時應付分數而已。考吾國學術，較之東西各國望塵莫及者，無非以教育只注重於形式，因襲於固定殼內，失却教育之精神與原理，此考試制度之所急宜廢除者也。

第二實行自由之教育與不自由之教育，宜於各科之固定範圍內，實行選科制，廢除不自由之教育而爲自由之教育。所謂自由教育者，乃指人生所享有之天才與個性方面，與以發展之機會，毫不加以強迫或摧殘。故選科制最適宜於發展天才，易達成功之目的，不若強迫教育之徒耗光陰而無成績，此自由教育之所宜採取者也。若在課程方面，則宜取嚴格專制之手

段，蓋師之爲教，盡其當然，若其所以然，則在學者自得之，故每種課程，宜使學生預習，並指示關於該科之參考書，困難處由學生自行發覺，然後利用上堂時間，爲之解釋與討論，方可引起聽者之注意，獲得深刻之印象。此則間接之教學，而非直接之灌注。既經濟時間，又可動其好奇心與發展個性之機會，學生之勤惰亦可稽考，更可增加教學雙方之興趣，而得事半功倍之效，是又不自由教育之善果也。此法在歐西行之已久，非獨日本爲然也。至若吾國，只限於小學，是以教育之流弊日多，其誰之咎歟。

第三教育宜重實驗，蓋學以致用，爲學必有心得方可應用。若徒作紙上空談，乃係理論的機械的教育，以致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結果罕有顯著之進步，深切之了解與心得。故日本教育，自小學至中等以上各校，處處皆重實驗，非獨理化爲然也。如測量建築等事，爲數學之實驗；養魚養蜂飼牛收乳等，則爲理科之實驗，又如發信件印書籍向外界買賣物品，則又爲工商科之實驗矣。若此使學生以社會爲學問，以自然爲材料，可免終日伏案而生厭倦之心理與身心孱弱之弊。故理論與實驗二者兼行，爲最完善而最切要之教育也。而吾國之教育則反是，無怪乎其不發達，主要之工商業，須聘外人或竟操諸外人之手，殊堪浩漢。

吾國今日內憂外患，挽救之方，首在振已死之人心，醒沉酣之幻夢，使人人均知愛國，

胸中存一國家觀念，是必有賴於教育之普及。考今日之學校，大半爲貴族而設，平民實無求學之機會與能力。而反日唱教育救國之高調，豈非背道而馳乎。

中國今日農村破產，救死不暇，普及教育一時未易實現。然姑就已有之學校言，教育當局，急宜採東西教育之長，謀所以改善之方策，期挽狂瀾於既倒，防大難於未然。就愚見所及，一爲申論，教育當局，幸注意及之焉。

幾首詩

夢 達

一 奔放

也許是：近來發了詩狂，

不然思潮何以這樣底騰湧，奔放？

祇因感興，格調，韻脚，

永久在幻想上起伏，心靈上醞釀。

本來是個窮忙交迫的小工，

那有閒情逸致，和錦樣的心腸？

啊！我相信這是自然底流露——

並沒有半點矯揉和摹倣。

幾首詩

呵！牠曾經影響了我的掃地，洗碗，縫裳！

但是嗚，怎能遏止牠如春花之怒放？

實際熱情，美感，結成——的句子，

不過也祇留給筆尖下一度地鏗鏘。

假如情緒要是這樣滋長下去，

那末詩人的桂冠也許能加在頭上，

可是「桂冠」不過——將來底空想，

當前畢竟影響了我的掃地，洗碗，縫裳。

店主昨天曾給我下了警告：

『羅曼，蒂克的夢啊，最好回家去作！

這裏不需要你神經過敏，終日在幻想。』

當時我本欲以火樣的情慾把他焚毀，

怎奈小工究竟那裏敢和他反抗！

怎奈命運並不那樣滿足人之希冀，

呵！你不要以為這思想是卑鄙罷！

因為他全沒有半點生產的能力。

沒有生產能力的人兒啊，

莫說：享樂，讀書，吃飯，

就是和人家一起活着都覺得汗顏無地！

終日展在面前的一些光和色——

那樣不是流露着熱嘲，冷激。

幾首

象，

詩

但詩之烈焰在心頭上猶自躍起萬丈底光輝；

忍耐，從權，祇好往頭頂上傾一瓢冷水！

原來幻想並非窮忙交迫的小工，分所當為！

一一 坎珂

他也何嘗不願作個：

金錢地勞工，物質底奴隸，

飲侮食辱呵！服荆枕棘！

這是爲着弱小生命得以綿延下去！

目前既沒抓住時代的輪軸，

日後又那敢想到揚眉吐氣。

即使鞭策下的羔羊，
有時還能得着碧草和清泉地慰藉，
可是沒有生產力的人類啊，
幾乎成了社會的仇敵！

幾
誰能對他不下過無情地唾棄！

首
命運坎坷到這樣的朋友，

詩
不可頹唐，灰敗，我在希望你！

好在還有半壁山河，且作奮鬥的圓地。

朋友！咬緊了牙關，埋頭苦幹罷！

不要先毀滅了自己！

三 時間的齒輪

一

在時間的齒輪下，
展開了兩條殷紅地血跡；
一端緊連着破產的農村，
一端密接着恐慌底都市。

二

又是一個「春」到人間了，
但不知能帶來多少生意，

只因連年兵匪交熾，猖獗，

呵！曾經田園荒蕪，商業倒閉。

三

人類畢竟是這樣的可憐，
到處都是熏天的烈焰——

和針鋒相對的荊棘！

縱然駱駝肯努力踏進那遼遠的沙堤，

若無水草牠又能掙扎幾日？

四

在這酒香肉臭的社會裏，

假如還有半點留戀的情緒，

爲謀大衆的幸福，「死」，「生」就應在所

不惜，

更何須羨慕，他人的天之驕子？

「神女」

何之

詩 首

指在十二點上的時針

限制得喧囂的街市靜了靜了！

夜是這樣深沉使道上正徘徊着

黑色長衫的女人。

燈光之下的長影兒窈窕，

一張蒼白的瘦臉，

香煙街上塗紅的嘴角，

長睫毛的眼睛流動着，

風韻是清俊？是伶俜？

雪亮的包車飛過去了！

長睫毛的眼睛流動着！

失望的流動着，

用力吸了一口香煙！

夜深了！深了！

初春的風是多麼尖峭嘯！

樹杪奏起沙沙的聲音，

柏油路上仍舊徘徊着

那黑色長衫的女人！

正定一瞥

瓊詩方

起程

重新來到人間的好春，引動了人們郊游的熱望；以前本想到正定去看大佛！現在却正是時候，於是約會了幾個同志，携帶些食物，搭了早九點的車一起上路。平漢車『慢如病蛇』！好在距離非遠；不久正定的城牆，便隱現於朦朧的朝氣中。不太好說話的C先生，忽然朗誦的誦道：

警

『遠看城牆鋸鋸齒，近看城牆齒鋸鋸，有朝一日倒過來，上不鋸鋸下鋸鋸』。

大家聽到第三句都笑得前仰後合的；尤其是淺，在大笑之餘，他還一直的念叨着，似乎是在嘴嚼只一首唐人的詩句！一段短短的路程，不知不覺的竟結束在這談笑的票圍裏。

大佛寺

大佛寺在正定的東城根上，也許是因爲在廢曆元月的緣故罷，推車的，擔担子的，說評書的，以及閒遊的人們，的確不少，紅紅綠綠佈滿了廟門的左右；特別使人觸目驚心的，却

是那些瞎眼的乞丐們，又哭又喊，用了破鞋底子打着胸口嗚咽作響，肉像是烤焦了似的！這種討錢的方法，未免過於殘忍，我和C太太本能的丟了些銅子在他們面前；包子繙起眉頭，很快的走了過去，不消說，大家的精神都感到一種強烈的刺激。淺很深沈的說：

『這是整個社會經濟問題，不是少數人的同情可以解決的，研究社會問題，這是特別應當注意的一點』。

正 誠然，這是整個社會問題；不是少數人去幾個銅子就可以解決的；不過在國家政治未上軌道，一切社會問題都無從解決的今日，在尚能維持生活的人們，也只有如此應付這般畸零者最小限度的要求而已！

警

寺院已是十分古老！斷壁頽垣，琉璃瓦上飄搖着宿草。幾座大殿，都已倒圮傾斜，觀音羅漢的面目，也是模糊難辨，可資仰瞻的，僅有這一尊頂天立地的接引如來！佛像是立在正殿畧偏，眉目清朗，色澤鮮明，據說是清代重鑄的金身，單是這一副面容，就夠你鑑賞半天的，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力！使人對他留戀着，留戀着不忍離去！從那似笑非笑的低垂的雙目，領會了佛的智慧，佛的慈悲，佛的寂默，和佛的熱誠與偉大！不，還不夠，但是找不出更相當的字來形容佛的圖通妙相！我佩服藝術家，佩服藝術家的技巧能實現他的想像。立於佛

光普照之下，感覺個身的渺小愚陋，恨不得皈依佛門，作一番修養身心的工夫，或許能增長些智慧吧！可惜今天遊人多了；不然，老樹參天，鐘聲澈遠，的是一所極幽靜的歇心之處！我只願遐想，却忘了他們一行人已走進後院的僧房。

院落不大，四方都有房屋，陳設雖不奇異；但是明窗淨几，却也妥貼整潔。寬袍大袖的和尙，把我們讓進正面的廳房，茶水招待，且要預備午餐，我們取出帶來的食物，辭謝了他的盛意。善於說話的淺，又開了他的話匣子，向他攀談起來：從和尙的答話中，知道這座廟是建於隋代，距今已有千餘年之久。廟中的收入，雖不及過去那樣豐富；但還可以維持開銷。一。獨身飄泊，到處爲家的人，感受生活的壓迫，自較一般人遲鈍。忽然鐘聲清揚，把和尙引去午飯，留下兩個侍童輪流斟茶，太殷勤了，反覺得不安！淺悄悄的問他們倆：『要茶錢不？』回答是搖搖頭。又問：『來隨喜的人，都是怎樣報酬你們的？』搖搖頭笑着說：『不用報酬』。『真不愧爲佛門弟子！到底少些烟火氣』大家同聲稱贊。童子似乎瞭解我們的意思，四隻眼對看了一下，很羞澀的把身子掩到門的後邊。

『還有什麼地方可看的』！淺的話又轉到我們旅行上。『最好找個熟人作鄉導，可以盡興的遊覽一下』。大家商量的結果，公推包子去找熟人。愛紅臉的包子，把他的通天鼻子嗅

了兩下，連咬了幾口牛肉乾，慨然允諾了這個工作。鄉導來時，和尚也用過午齋了，侍童在他們的長老命令之下謝領了我們給與的相當酬勞。走出僧院，淺致恭合掌的謝道：『他日有緣再來遊』！一個恬靜的微笑，浮上和尙的臉。

天寧寺

頽然兀立着的寺門一付黃紙對聯貼在那裏

『古寺無燈憑月照

山門不鎖待雲封』

一 就從這土敗塵封的外觀，便會使你相信這確實古刹。八角形木塔一座，高有九重，週圍參差不齊，像九把傘層層疊起的形狀，極其玲瓏別緻！表面原是朱紅色的，不知經過幾多年的雨露風霜，已褪為桃花的粉淡，午日當空，地上圍繞着一個團團的影子。

開元寺

開元寺的磚塔，可以說是正定的奇物，整齊的正方形如同刀切得一般，甚至於比刀切得還齊。質料細極；而且堅固，類乎近代立體派的建築，襯以暗淡的色調，尤其美觀。坐在塔上，一直望着塔頂消沒在大樹林裏。

趙雲廟

「常山」，（今日的正定）原是漢前將軍趙雲的故鄉。廟上塑像巍然，却作白面書生的樣子。匾上寫着：『常山一人』遙想到趙將軍當年忠勇的英姿，真不愧爲千古名將！現在廟已作了軍隊的營房，馬糞狼藉臭氣噴鼻，不知將軍有靈作何感想？或者這正是他司空見慣的家常生活，有什麼異樣！說不定月夜松風，脾肉復生老將軍還要騎一騎這矯健追風的白馬，現一現掃盪萬軍的身手呢！

歸路

從這里到車站，距離總有四五里路的光景，安步當車，時間恰好趕得上五點的火車，慢慢的走，豈不更有意思！只有小明是走不了的，C太太和C先生，交替的抱着他，苦一點吧！沒辦法，誰讓他們已經作了孩子的爸爸和媽媽！

鄉村的路，塵土自然是厚的，車轍馬跡，碾下了三四寸深的灰塘，腳放下去再提出來，活似一對土雞！風動塵揚，販攤上熱騰騰的燒餅麻花，撒上一層細粉麵兒！土布襖，藍搭包的普羅階級，三口兩口吃下肚裏，頗有滋味的！和都市的人吃奶油麵包和巧克力，正是同樣

香甜！

磚砌的小神龕與公共廁所，多到每隔數丈必有一座或兩座，真是爐烟溷氣『兩般兒氳氳得不分明』了！初民宗教與「外道」的力，直到今日，依然支配着整個的農村意識。

已耕耨過的田疇，宛如圖案一般。遠望麥苗青青；近看却沒有什麼！一遍廣漠的沙灘，展開在不遠的前面，日光斜射下來，特別的亮，人的影子，樹的影子，城牆的影子，躺在地上到像幾筆淡墨寫意呢！軟綿綿的初春的風，吹到臉上，怪舒服怪疲倦的，坐下來吧！也該休息休息了。包子早就曬着關，既然走進這般催眠的境界，索性倒下來睡了。

正 小明蹲在地上捧沙土玩，口裏哼唧唧的唱着兒歌。天上沒有一片雲；也沒有一隻飛鳥，靜悄悄的大地上，堆着一團溫暖的氣息。抓住花生米隨便吃着，隨便晒着斜陽射出來的光線，一條一條……，數不清呢！眼前的景像都變藍了。小明忽然跑過來嚷着說：『媽！我腳裏有疙疸』！大家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皺着眉頭的小臉，C太太肯定的說：『一定是沙子』！果然，從鞋裏倒出一堆沙粒！小明笑，大家也笑！畢竟是作了媽的C太太，經驗更豐富一點，明白她孩子的啞謎

火車的鳴聲，喚醒夢中的包子，朦朧睡眼繞上幾縷紅細，對着這天然的搖籃，却有無限的留戀！

二十三年三月二日寫於石莊

我的縮影

張愨崑

一九三四·一月·一日。

今天，一九三四年的開始，一九三三的消失，我對這年復一年的流光沒有什麼惋惜，我總覺得活着的人們都是可憐的一羣。

年對我沒有什麼感觸，尤其是我還沒有過慣的陽曆年，不過較往常總是別有味道。也不知是傷感，也不知是念家。學校更寂寞的沒有聲息，却突然飛來了一陣哽咽的低泣，聽來有說不出的滋味，但是我沒有眼淚陪着掉，我是立志不哭的，眼淚對我一點好感也沒有。

到法商學院看他們的同樂會，什麼我也沒有感覺到，只是噪雜，紊亂，俗氣。暗叫我的時間犧牲的可惜，無故跑到這裏來擠一陣，真乏味。

歸來的時候，新開河岸的積雪，與落日的餘暉掩映，却別有境界，自然的幽美，是值得領略的。

北風吹到臉上，像利刃一樣的刺痛。跑回學校，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一開宿舍門，

充滿了黃煤煙，叫人喘不出氣來。沒有爐子冷，有爐子烟，怎麼也不好過，這就是冬的賜與！

一月二十八——二月十九日

——假期的斷片——

假期開始了，我沒有固定的計劃，但是我對假期總是希望，希望我在假期看一點東西，和寫一點稿子。但是假期是匆忙的逝去了，我也隨着匆忙的度過，問我的成績是什麼，只是比往常多睡了一點覺，其餘沒有什麼可紀念的。

將放假的前兩週中，我還像一回事似的，早晨總免強的早些起，洗洗臉就跑到辦公室看影書。心情也坦然，雖說我沒有讀些有系統的書，然而總算我的時間沒有完全白過。

每晚隨着鈴聲走回宿舍時，一經過舍務課門前，對那個烏黑的小信箱，要加意的顧盼，我總希望：由天外飛來一個消息——那是我盼望的。然而常是失望，失望後更感到空虛，還不如根本就沒有希望好。其實我早就明白，但是我總控制不了我對牠的眷戀。經過牠時，不由幾次顧盼，低迴。後來我就決意的防範，再經過牠時，就加緊了我的脚步，很迅速的划過去，這樣我免去了許多失望與感傷。

有幾天我早晨起不來，到辦公室時，差不多超過了九點，我真難爲情，因爲年老的先生，早在那裏開始工作了。我不敢望他，我心頭有點跳。我明知他不能責問我——爲什麼不早點起來作點事情？但是我自己的慚愧與懲罰，已是超過任何人對我的責備。所以又立志早起，如果一天我比年老的先生早來一刻，我的心就能安一天，因爲我就原諒自己這一天沒有偷懶多睡。

到了假期的最末一週，因爲年老的先生返鄉了，我也無形的放縱起來。我有時一天不進的辦公室，跑到街上去領略年的滋味。我常跑的是大胡同，我去過娘娘宮，我也去過菜市。滿眼裏充滿了年，滿耳裏是爆竹聲，我滿心裏是懷念雙親，從街上跑回來更無聊。許多光陰消磨在舍中——大家的閒談裏。因爲看小說，飯都不想吃，我被小說抓住，更由小說中抓出些解決不了的問題，大家坐在一起時，拿來七嘴八舌的討論，每個人的談話都是很銳利，理由是充足的，但是沒有結論，終久不知道是社會害人，還是人害了社會；是女人害男人，還是男人害了女人，到底誰是禍水，誰是罪苗？常是由客觀的辯論，探討到現實的問題，有時涉及到自己的本身上。說來說去，都是些不可解決的東西，終於作了懸案。遺留下的是紊亂的思緒，一直縈迴到夢裏。夢常常是惡的，夜間驚醒數次，第二日頭痛。我的生活失掉了秩序

，我的神經似乎是病了，我盼着快開學，快有工作把我繫住，開了我會生病，我知道我沒福氣閒着。我更深一層的了解，人不是一個閒着的東西。

除夕的晚上，我們也預備辭歲，燃起兩個小燈籠，還買來許多零星食物，把桌上擺的很熱鬧；晚飯加了菜，還自動的下手，在爐子上自造。自己作出來的，特別好吃。衣襟上插了一枝絨作的海棠，這可以象徵出我也過年，也辭歲。

二月二十八日——元宵節

春寒料峭，加上雪後的餘威，早晨的風吹入人的骨髓。

春雪的壽命，只是顯示着剎那的潔白，曇花一現就隨着春風溶化了，簷前滴着不停的淚影，地上片片的殷濕，或者凍成薄薄的冰塊。

「雪打燈」，俗傳是不祥的預兆，連報紙上也這樣的宣傳，大概有很多的人在擔心，因為今天早晨天上還浮現着片片的陰雲，「雪打燈」，誰不怕這一年中的壞兆頭（？），好在到下午晴了。

「元宵」，是今天的應景食物，沒得吃着，心中總有點不大好，像是有點事沒有作完，其實我是不喜歡吃甜東西。

爆竹響的程度，比除夕晚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從上燈到夜裏，愈來愈兇，大概又有一夜的響頭。這個爆竹聲與那個爆竹聲，是同一的響聲，但是其中却含着不同的滋味，然而使人聽了不安又是一樣的。

三月二日

看報在我已經成了癮，如果一天看不見報，總像有一件事沒作完，又像有烟癖的人，沒有過足癮同樣的難過，上午只要有一個空閒的時間，一定花費在閱報室裏。

我常常自己暗罵我的怪皮氣，不看報難受，看了報也同樣的難受。翻開報紙的正張，十幾版的縮版中，使你找不出一條高興的事，我又常恨報館的編輯，爲什麼這樣的不懂人情，這樣的慘酷，整天弄出些連篇累頁使人頭痛的東西。但是明白過來的時候，不免又罵自己不懂人情。本來整個的中國就沒有一件好事，幹報館的怎麼能硬造得出來呢？這樣想又對他們同情起來。他們爲了自己的職業——飯碗，整天看這些東西，他們除非是失掉了知覺，不然的話，他們不知道要如何的討厭與不高興。可是他們每日非看不可，並且還得細細的看，其中的苦味，只有他們本身知道？

走入閱報室，視線最初總是投射在報尾巴上的文字，不管好壞，幾個大報尾巴，總是一

口氣的看一遍，但是所謂國內外的新聞，黑虎虎的大鉛字標題，常是撞到眼裏，避免不了的還得注意一下，完了多少感到不痛快同失望。這些不痛快，成了我的每日刺激，如果不刺激一下，更不痛快。人的心理是這樣的歪曲，所以人生都想找刺激，這也許是我的生活裏面，找來的刺激？

三月三日

我起早在我養成習慣很難，丟失了却很容易，我的起早習慣，因為一個寒假而消失了，再想恢復，真不容易，不是早晨醒了不起，却是醒不了。我確是一個健睡家，晚間躺在枕上過不了十分鐘準可睡着，早晨如果不小心，一定會超過該起的時間。在朋友談話中，她們常笑着說：『我成不了文人或詩人，因為我夜裏不犯失眠症。』

昨晚因為寫稿子，沒有理功課，所以臨睡還想着今天一定得早起，結果還是早點鈴作了我的起床鈴，七點多才與床脫離關係。

在我將一懂得讀新小說與散文或新詩的時候，正是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這般人在中國辦創造社的時候，所以我看他們的作品也比較得多。在他們當中，我對郭沫若的作品比較更喜歡讀。我並不是郭沫若的崇拜者，不過我覺得他的作品裏沒有詩人的頹廢，沒有顫動着

的肉色但是確有抓住讀者的力量。實在是因爲他有一支輕靈的筆，把許多支離的事情，用一條線索貫穿下來，既不丟失任何一方面，却也不覺得他敘述拉雜，使你能從旁處，仍舊歸還到那條直線上去。

近幾年來不大讀小說了，所以對於這些人也生疏了不少，就是以前看過些他們的作品，現在也忘得無影無蹤了。

我
縮
影
的
我
創造十年，是郭沫若一九三三年的出品，內容完全是敘述體，說的是他從一九一八年有作純文藝的運動的意思，直到創造社的受孕，產生，成長以至彌留——創造社在一九二九年二日七日遭了封鎖，創造因之停刊——的經過。用有一支婉轉的筆，自然的說了出來，沒有什麼誇張，只是說着他們經營創造社的過程，與他自己的感受。

這本書今天才得讀着，已經是出版一年的東西了。這本書裏敘述了許多文人的故事，我
得在這本書裏重溫了許多過去在文壇上放過異彩，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下台的文人的名字。

爲了要買一雙鞋，晚間冒着砭骨的冷風跑了一趟街。大概因爲冷風捲着塵沙打人的原故，所以街頭上來往的行人，只是零星的幾個。汽車却能在這時放量的奔馳，洋車夫也是口中喘着白氣在馬路上飛跑，只有兩旁走着的人，都把背拱得像大蝦米一樣往前憧憬着。路燈也

比往日暗淡了許多，年的意味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結果鞋比脚小一塊，還得重作，這論是算白跑了！回來的時候，風好像比以前吹得更有了，走上金鋼橋，就能聽出河中的怒浪，奮力的抨擊着兩岸的回聲。

三月四日——黃風

黃風怒吼了一天，是北國特有的風，領略起來，真使人厭倦。

一個人的環境不同，所以他的感覺也不同，我們不應當否認環境造人的話。由Y君口中的妙語，論到交際場上的神密，都是我聞所未聞的。我暗自給我下了一個批判，交際場上，今生是無份了！因為生就的一個不會變樣的個性，人前如此，人後還是如此，今年這樣，明年還是這樣，永是歸就的一個模形影像，自然那千變萬化的交際場，是沒有資格登的，但是老實說：向來也沒敢起過那樣妙想天開的奢望。不過Y君的談話，却是一種心理學，也可以說是一種常識，自然不能與神話相題並論的。

我最怕病的纏繞，別人病我也是一樣的怕，怕的成分還要超過自己病時，因為自己病着，只知道難過，並不感到怕，有時昏迷的什麼也不知道了。不過別人有病，在旁邊看着病人痛苦呻吟，輾轉床榻，却是再擔心沒有的，就是聽見別人病，尤其是自己所關心的人，那一種

牽掛與繫念的情緒，真像柔絲般的纏住心頭，壓的喘不出氣來，好像自己也在病了般的難過。神經患者的聽覺，視覺……大概與常人不同，但是我今天的聽覺，却時常感到錯誤，我不知道這是否神經患者的象徵？聽覺的錯誤，影響到心頭的跳動，跳動的不安，但是我的形體却靜靜的坐在一處動也不動，綿延至十幾個鐘點，把一本書，一口氣讀完。

三月五日——冷風拂面

上午仍舊冷風捲着黃土吹來，感到春寒的壓迫。

預定的時間與工作，到時總不能照樣的完成，幾個小時，一轉就在不覺中消逝了。

從晏如那得來一本給女人們，從印刷上看非常精巧，論到內容並不多，我只答應她半小時後歸還，但是因為讀不完，而又舍不得丟下的緣故，所以不能不迫着我失信了！

讀書而自己無書，真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沒有購書力量的人，想讀書，却有些受罪。

自己沒有買過書，不知道書的價目，等到自己要買時才注意到價目的高低。本想買一本版的文心雕龍，下午跑了好多新舊書局，結果還是空手回來，所以又覺到：拿着錢而遇不着機會，錢也失掉了效力。

給女人們，在晚間才讀完，裏邊有許多是女人應當注意的，所以又想寫一篇介紹的文字

，所以又沒有還給晏如，但是，我對我的失信很覺不安。

三月十日——星期六

在我的人生過程中，又添了一樣新的嚐試，所以我現在很承認，人不可不活着，活着的時候，什麼都可以經驗的着，如果在窮的時候，花樣更會翻新，不同樣的嘴臉，更容易在你的眼前表現，看吧！光怪陸離，五光十色的神氣。

十幾個月之前，因為吃飯發生問題，不得不挾伴我東西奔跑，南北飄流的行裝，用十幾塊錢買來的絨氈子還有幾件零雜東西一齊送到當舖裏去。五六件東西，僅僅的當了二十元錢，交了兩個人的飯費，同時還作了一個人情。一點也沒剩。真的「不殺窮人沒吃飯」，結婚給人家喜帖，也不問問其中的關係，更不知道人家窮不窮。「撒帖打網」，還單往窮人身上施展，我真不知道他們的用意所在？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不過我也恨這些虛心做面的人。

十幾個月轉眼過去了，東西當死，又有點舍不得，尤其想那曾經替我遮寒擋冷的絨氈子，打了好幾天的算盤還是打一下利錢，往後萬一有方法時再慢慢的贖。

下午預定的工作，比每天早完四點鐘，真輕鬆！走出學校，一直攢進了東門裏。當暗中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味道，覺得路旁的人都知道我要走進當舖去。

我進過監獄的大門，也到過拘留犯人的看守所，但是還沒有當舖裏邊陰森，可怕，除了門縫透進一點光來，其餘就沒有再透氣的地方，因為沒有一個窗子。一個一丈多高的黑櫃台，上面還豎着一排鐵柱子；真像監獄外邊圍牆一樣，只是中間有一個小孔。抬起頭來，剛能望見台上坐着的人，露出來木黃瓜形的胖臉。

當票子用老大勁才送上去——因台太高攀不着——，過了半天，才聽出一聲似山東腔又不像山東腔的怪調。「啊，是打利」？我告訴他說：「打利」。他又問：「你打半年的呢是全打」？關於這些我有點外行，所以不能不問他半年與全打怎麼辦，他這時的聲就似，乎有點不耐煩了。先說了一句「這還不懂得」我真有點抱歉，窮是窮，但是還沒有三天兩頭跑當舖。我只得把這一口氣忍下去，接着又問：「一共多少錢的利息」？又聽了一陣台上的算盤響，又發話了：「八元五角三」，我一聽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十七個月，二十元錢，就要八元多錢的利息，我身上的錢合在一齊也不到八元，還有許多的用項在等着，就是打利也不夠，心裏真是一涼到底。我來時候的打算，至多也不過三元錢——因為我向來不知道當舖每月是二分五的大利！當時我又和他商議，可以先打一份利，把那條氈子贖出來，其餘不要了。他說：「我不管你要不要，你帶來多少錢吧？反正你得先打完利再說」。聲調是那樣高傲

，尖酸，當時我好像感受了莫大的侮辱，站在地上就如一個被審判的囚徒，滿腔的氣忿，逼得一顆心在胸廓中狂跳。到那間我感到重利的剝削，資本家對窮人的壓迫，傲慢，無禮——站在他們的櫃台下，就應當受他們的支配，欺壓，我真是忍受不下去？最後我把主意打定，東西不要了，反正我也一時贖不起，給你打一筆大利作什麼？這時我才提起勇氣來大聲說了一句：「東西不贖了」，頭也沒回走出那死囚的監房，還隱隱的聽到裏邊得意的狂笑。

三月十八日

消極的漫罵，却不如積極的指導。因為漫罵，雖然詞意深刻，刺在病處，使人難否認其為錯，但言詞過苛，常引起人的反感，或一笑置之，毫不經心；或反罵幾句，以作報覆。然察諸事實，漫罵文章，却不能收任何效果，所以不如積極指導的文字，能夠感動人心，於片言隻字之間使人良知發現，而受相當影響，不似漫罵諷刺的文章，使人只生反感。

讀陽明集時，在銘中發現數條規世箴言，雖是常話，但是深一咀嚼，句句含有精深的哲理，使人向善，修身，立行的箴言。如果良知未泯的人去看，誰也不能否認那是錯的。我不是傳統思想主義的產兒，但是我不否認古聖先賢的名言至理——引人向善的指示。

我的縮影

現在人心日漸沉淪，尤其青年，心浮性燥，盲目胡來，沒有中心信仰，終日沉湎在罪惡的狂流裏，受着罪惡的引誘。所見所聞，均是導人入墮落的圈子。積極者走上歪曲的道路作了破壞的中堅，而無建築的本領。心中沒有健全的信仰，對主義沒有明確的認識，早晨熱烈的信着國家主義，晚上也許發狂般的追求無政府黨，所以終日心旌不定，到處拼壁，以至疲於奔命，意志消沉，而邁入消極的境地，沉湎於酒色，度上沒落與浪蕩的生活，只求一時的刺激，麻醉了疲倦的神經。起初或者在清醒的時候，自覺惋惜，想着自拔，但是習以為常，藉酒澆愁，由一時而演成永久的麻醉，也就忘記了一切，而為所欲為。好好的人，就在這樣的場合裏犧牲了！固然，造這般的情形的原因很多，但是不外社會與人心的罪惡，合奏出來的交響曲。所以我想：要是使人走入生活向善的路途，自己能負自己的責任，從外表上着手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從心靈方面革新，沖洗了人的性靈，整頓起人的精神，這樣才是治本的辦法。我同情古人的積極指導，而反對現在消極的漫罵，假如站在領導階級的人們，都能拿出真正領導者的態度來，我想：多少總能給人一些感動，只要沒有喪失人性。

三月二十九日——晴

今天是革命先烈紀念日，放一天假。紀念與不紀念對我沒有多大關係，放天假是真的。

一直我就沒注意到這些，只注意到放假；因為放假就是自己的時間，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高興作什麼就可以作什麼，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不能同別人說的，還可以自己想，更可以寫在日記上。反正假日是受人歡迎，這可以說是普遍的，不是我一個人的心理——特殊情形例外。今天的假對我似乎沒有什麼價值，因為先生都請了假，就是不放假，也無課可上。

天大概是變了常態，到這個時候了還這樣的冷，屋子裏冷的坐不住，筆都拿不起來，想寫一段讀書介紹，無論如何坐不住，只得出來曬太陽，一直到吃午飯。真是，這樣的活着是專為吃飯了。

晚間想寫一封信，竟不知如何下筆，大概是因為許久不寫的緣故吧？不過現在我總覺得人的事情是如此的渺茫，離奇，幻變。無論什麼，都是不可捉摸的幻影，剎那的一閃動，又

成了空虛的一片。你怎麼能了解別人，別人又那能了解你，在互相不了解的人羣中遊來走去，憧憬的一切，只是心頭中了深深的傷痕，與永久的眷念，莫明其妙的懷疑。人，我真覺不出人的滋味是什麼配合的？怎麼只有辛酸與苦辣，却沒有一點香甜呢？

現在我這樣的相信，我沒有咀咒，更沒有奢望，無論什麼我總是泰然處之。我沒有眼淚，眼淚我把牠禁錮在深深的淚泉裏，永也不許牠奔放；因為眼淚洗不去我的傷痕，反到更深

的腐蝕了。我只有默然的走我要走的路，我不想挺胸，更不敢說奮鬥，不過我有我的步伐，總會有人生的盡頭；天地的沒日；最後聚集的場所；與更新鮮的宇宙。人一生的縮影，何必老早的沽價與描寫。

吃完了苦的，再喝一口白水，就像蜜樣的香甜；吃過甜的，再飲蜜汁也是淡而無味啊！一杯一杯玫瑰色的葡萄酒的，吻到你的唇邊的時候，誰知那不念驟然的化爲毒藥，但是，我的夢都是緋色的，葡萄酒都是鮮紅的，誰也沒想到事都有一個反面。

常咀嚼苦澀的口，久了也自成習慣，就如同吃橄欖，起先覺着苦澀，但是，慢慢的總會使你深長的回味，回味比當時還要有味啊，苦澀消逝了，過些時又化爲平淡！平淡！永不起波浪的生命途程，就這樣的前度過吧！什麼是平凡，什麼是興奮，不過都是剎那的夢，夢醒了還是空虛，渺茫。只有把你想作的，想想的完成了，也就算自己得到相當的安慰了。何必再有什麼希望與奢求呢？

三月三十日

71 我最大的壞處，現在我深深的覺得，就是不能遇事立刻決斷，或行或止。常因循寡斷，事前弄得心情忙亂，結果還是各方面受損失。現在我真追悔我的已往，我的一切失敗，都是

懷在我的不能當事立斷上，所以弄得鱗傷遍體，追悔無及。現在我一定要改去這個毛病，不然我的終生，怕都毀在一個不能立斷上面。我怕，我覺得了，我要改！

赴塘沽旅行，本來是一件小事，也想要去，當時不決定，等真要去了，團體票已不準再加入，又不想去了。到今天看人家要走了，又是一個好天氣，所以又想要去，寧肯自己多花錢，買全價的票。決定之後，真有說不出的安適，因為我知道，一定可以去了。但是什麼也沒有預備，和人家匆忙的跑了一輪。這不過是一件小事，但是以一件小事，就可以譬喻大事的。假如一件事來了，馬上就決定，或作，或不作，事後沒有追悔，事前沒有猶疑，多麼乾脆，明快，何必把一件事非多想一頓才算拉倒？要知道事情不給你那麼長想與觀望的機會；雖然有「三思而行」的格言，但是我們也別忘了「再思可以」的明訓！

兩個幽靈的序目

夢

古舊式的房屋，潮濕，不整潔，虛掩

着門，在一個太陽還沒出來的早晨。

燕子

你永久藏在人家屋裏；

嚙物，盜洞，偷漿糊，

賊的工作，通屑不息。

老鼠

假如物件永不壞，

世界上將要停止創造和交易，

中國人的房屋，門窗太少。

盜些洞兒也許帮着流通空氣。

燕子

你們打架的嘈雜會擾亂

人家恬靜底情緒。

行走好像敗北的丘八。

畏縮，踟躕，緊緊披着一件灰衣。

老鼠

不要驕傲罷！

害着時代病的燕子；

秋去春來永遠離不掉那溫柔懷抱，

對於故土那有半點留戀的情意。

燕子

北國天空已瀰漫了日人的毒燄；

展不開我翱翔地兩翼；

人與人之屠殺，慘不忍視，

沒有靈感的動物誰像你寄生虫般的鼠子

老鼠

固然你往還於天空能高出一切；

縱使乘不着國府要人的飛機；

我們不懂什麼是日人之毒燄，

但見在屠殺之下的中國人仍舊消極。

燕子

鎮靜是他們的美德，

從來甜夢不容任何攪擾，

甚至在九一八的前夕。

一個那樣肥美的三省！

在熱被窩裏就教人給輕輕抱走；

睡屍們全沒起來反抗，追擊

堅持鎮靜，大方，消極，全是中國人的

時點；

誰像你們老鼠為一顆米粒都在相互排擠

老鼠

對中國人你既有這樣的認識，

起來！恢復山河；為民族而雪恥！

何妨拿你幽靈的資格對他下個暗示。

燕子

朋友！在我小小底心靈何嘗沒有過這樣

動機，

不過南北週折間，那一次的大會上——
自私的人們都不容我參加他們地會議。

老鼠

「到農村去」這是知識階級的漂亮口號，
成天過着紙迷金醉的生活，

即使農村還沒破產，

但也沒有那末現成的妓館，賭局，

你想他們能否就離開都市？

真可怕呵！沒有飯吃的農人，

就要拿我們老鼠充饑！

趁着——一個陰黑的夜我們全家都逃到城裏

傲倖，到這這能安居，

臨時的住宅就附屬在編輯室，

雖然有頭瘦貓常來作怪，

不過那是偶然的恫嚇，恐懼

反正也沒有生命的危險，

管牠呢。

燕子

現在洋樓全是平滑的頂兒，

我們泥土堆成的小房驢從何處蓋起

流浪，徘徊，所謂：勞燕東西！

那及你們妻兒成天團集在洞裏，

相形之下我真是望塵莫及！

老鼠

朋友！我真不是對的驕傲，

假使他若肯退位讓賢，

你問我喜得去作麼？

那個萬人狂慕的國府主席。

現在我自己覺得比任何階級都清高；

既不呻吟，又不吶喊，只是潔心自逸

。白天在洞中養心晝寢，

夜間出來，拿那舊書作我磨牙的遊戲。

燕子

有什麼辦法！

咳！這全是各人的福氣。

現在我是天之可憐虫；

老鼠！你是洞中地驕子！

老鼠

靠近些來聽！我告訴你！

近來洞裏除掉漿糊，低屑；

另外還有些積蓄哩，

那是夜間，人們都像死屍般睡去，

我悄悄走進貴族人家，

專偷他們視如命樣地金錢，銀幣。

不信請到敝舍看看！

莫驚奇！全是窮人沒有的東西。

燕子！假如你是我的朋友。

那末明天你就帮忙我都把牠送到銀行儲

蓄。

簷下隨筆

南 柯

假如你一定要罵的話

會罵人的人，他的祖上一定有點德行，假使沒有德行，也絕不能生出那樣會罵人的後代兒孫，從表面上說來：這話似乎絕沒有合邏輯的可能，因為據說：「罵人」乃是十惡之一，所以又怎能談到他祖上有德呢？

隨 筆 至於罵人，你不能專以主觀的見解認為牠是一種犯罪的行為。因為不能把罵人與會罵人看成了一件事，假如你要把牠們嚴格的分析一下，那末這其間卻有着許多不同之點呢。緣故是在罵者的心裏，有地是懷着惡意，然而有的他卻正懷着世間稀有的善意，被懷着惡意的人，罵了一頓之後，自然是有損無益，而且冤枉。反過來說：若被懷着善意的罵完之後，那末只要你自已承認你應該挨罵，並且再低首下心的在肚裏好好的揣摩揣摩，人家究竟為什麼要罵，所罵的必要點在那裏，假如要是不遷怒，不二過，而再把被罵之點，誠摯的作為自己行為的對像，且力加改悔，這樣作來，恐怕不但堆積在你頭頂上的罵，很快的又搬在別一個應

該挨罵的頭上去了，並且低也許不久由曾經受人侮罵的人，而一變成了世界所崇拜的偉人呢。如此說來，另一種有意義的罵，的確對於人是有益而無損啊。有了這個證實，你還能把會罵人的人一概而論——說他的祖上沒有德行嗎？所以你不要對任何人的罵人加以干涉，你祇要看他會罵不會罵。

無論怎樣說，「罵人」也不是一個高尚和有體統的名詞，別說不能登大雅之堂，就是小街陋巷也何嘗能容許這種無禮的態度，因為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關於罵人之舉，既使人民如此鄙視，法律如此嚴禁，然而我真奇怪從原始時代的民族，綿延到現在，但是於人類的行為和思想上，還一直沒有去掉這點。

也許「罵人」是社會上一種需要的現象，動力不減般此去彼來而總有繼續需要着牠的人，這樣不能不使牠在人類的心原上，根深蒂固，發榮滋長了。

有人說：應將「罵人」，改作「感化」，然而罵人是一種直接的刺激，而感化不過僅僅是一種陰柔的手段，至於感化只能施之於有感應性的人，否則像中國現代一般要人，有的麻木得簡直好像菩薩廟裏的泥觀音，傀儡戲台上的木偶，像這種失掉了知覺動物，還能談得到「感化」？「感化」對於他們的確不是一付對症的良劑，因為「感化」力只能反省君子，而

不警戒於小人。

所以有許多人取對症下藥的方法，祇有拿罵來對付他們的惡習，來刺激他們的知覺，然而這些活尸有的時候，還似漫不經心的過去，但有的時候，他們的邪氣一振，專門想法謀害曾經罵過他們的人，但因一時的暴怒，並不想想人們究竟罵的他們是什麼。

在活尸之下，埋藏着許多紅的炮火，黑的子彈，和四周隱伏着成千累萬的窮鬼，惡漢，這個準備絕不是為應付外侮，而實際完全是預備——威服，屠殺，壓迫下罵着他們的人，換句話說：就是不替他們歌功頌德的人。

固然罵人，是人類生活上的一件最痛快的事情，但是牠也有着很大的害處，不信假如你要罵了有勢力的人，那末他馬上就會給你一個狠毒的反應，既使普通的人們，他雖則沒有權利加害於你，至少也要想法給你雙小鞋穿，這是何苦來呢？最好各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你一定要罵的話，那末最低限度你也應當先看一看——被罵的人，是不是一個君子。

路乞

不知是那層階級，給馬路上那些乞丐們養成的習慣，不管穿西服或長袍短褂的老爺先生，大搖大擺的走過他們的面前；而他們卻竟那樣旁若無人的毫不理睬，並且他們的身價也一

樣端得像大人先生那樣的十足。然而一旦從那邊走來了闊小姐，窮學生，他馬上就叩頭乞助，既使你連一個大枚都不給他，可是他還要且行且討，跟你很遠，長袍，短褂，西服，何以都不能打動乞丐的眼簾？難道他們就不配乞丐的一顧？所以走在馬路上，相行之下真有些替那般不值乞丐一睬的先生們感到難堪。

生與死

固然一個受環境壓迫的人，當他往積極方面着想的時候，將來的幸福和快樂，就是目前努力奮鬥與掙扎的結果，任何侮辱難堪，冷言苛語都是可以容納和忍受的，因為他把現實看成極其渺少，卻把將來看成了極其偉大，所以一種欲望的誘惑，往往能毀滅了人類的理智；增加了人類痛苦，而在心原上深深埋下了失望的種子，而將來的實現，也未必能滿足了當前的誘惑，唉！可憐的弱者啊，少作一些虛榮的夢想罷！

可是假如一涉消極的思路，馬上就可以引起社會的反感；人羣的唾棄，說不定還有怎樣嚴苛的批評，殘忍的社會；冷酷的人心，畢竟是可咒詛的；可逃避的！留戀些什麼？有什麼可留戀的？歸終不還是一具冷落的屍骸，伴着荒涼的古墓麼？！

死是一件多麼神密的事情啊，在一層灰色的柔網下，深深的隱伏着一個極端幽默的夢，

假如你要不以喧囂，煩惱，兇惡，猙獰的聲和色——去挑動牠，那末牠將永遠會成爲一個緊扣雙扉的寶塔，而佔據這座寶塔內部的中心，既沒火花，又無冰屑，啊是一個多麼溫柔恬靜的幻境嘛！

然而有許多人把「死」看成了一件，最奇怪而又可怕的事情，其實「活」又何嘗不能看作是一件奇怪和可怕的事情呢？設若你要將活仔細的分析開來，恐怕還要比死可怕上幾倍呢！其實死不過是人類一種生活的準備，所以又有什可稀奇的必要！可畏縮的聯想？我真不明白人類的心理！

筆 隨 下

闊老，富翁，固然怕死，因爲他還沒當夠金錢的奴隸，權門的走狗；和萬口爭罵的罪魁。那樣自然愿意他自己的生命，如壽星般那樣的長生不老。

如果看清了一切，那末死給你的誘惑，真要比小孩見了糖果還來得甜蜜些呢。

我不是一個自殺的王張者，然而我也更不反對自殺，因爲我深切的佩服有那樣真能自殺的勇氣，我認爲凡是對於他人的侮辱，椰揄，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的弱者——的自殺，的確遠遠強被殺於人。

所謂精神自殺者，我以爲那是一種極端卑下的行爲，「要想活着，要想負起將來作人子

的擔子，要想完成自己的志願。……」那末在你目前簡單而慘淡的旅程上，就無論現出如何的陰影和暗礁，即使再比這個嚴格一點，就是赴湯投火，也應當充滿了勇氣，抱足了樂觀，而必然那樣一往直前的活着；快樂樂的活着。否則，不如就趕快自殺，還較比來得痛快。

預兆

簫 雪下在田地裏，樂藏在農人底心坎裏；因爲今冬有紛飛的瑞雪，明夏才能有豐收的小麥，雪花象徵着白麵，所以可憐的農人們，無論北風夾着雪片在怎樣的交迫，可是他們總能忍耐著眼前的饑寒！而微笑的期望着明年，將要吃到的白麵。

筆

驚慨

第一次看見父親口中的牙齒，掉得連一個都沒有的時候，呵！心中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驚訝和慨嘆！父親的齒落了，父親的年老了；無論這個憧憬的螺旋是怎樣的在思潮上蕩漾着，只因恐怕引起父親的不快，所以又怎能把自己的驚訝和感慨的心情告訴給父親？

老前輩

真的，草怪我們中國人，對於任何民族，都抱着三分輕視，與惟我獨尊的態度，這卻不

能怪我們中國人，不知自量，不知自愛；假如你要能耐煩些——想，那末就真不愧我們中國人要長者自居了。若從歷史上說來：我們中國較之那國不早就有社會的雛形了。就是民族的氣魄，較之那國不也都表現着一種老氣橫秋的樣子。尤其是過年，在東西洋各個國家，普通的只是過一回年，然而惟獨我們中國人，既過新年，又不捨舊年，雖則口頭上吶喊：取消廢曆，然而實際到了舊歷年，誰家不過？所以這種陰奉陽違的心理，真使人卑鄙難堪。過一個年長一歲，過兩兩個年當然應長兩歲，故而我們中國人到一百歲，別國的人才五十歲，所以從種種方面說來，誰也不能否認我們中國人，沒有老前輩的資格。

體育教員的嘴

每次開體育會的時候，則體育教員的嘴頭都要突出很長一節，因為那是一個鐵筒的裝製，據說這筒可以作為發音的擴大器。所以每當開會，即是體育教員不可缺少的利器，然而那條筒子，於不開會時，也許掛在房簷，曾經作過蝙蝠的休息室。也許擲於黑暗的屋角，曾經作過老鼠的過廳，但是開會的時候，又趕忙的拿來，掛在體育教員的嘴上，唉！衛生從那頭講起？

棉棚車

到了冬天的北平市上，差不多每輛人力車都有着一個很整齊的棉棚，但是同他距離不上三百里路的津市，卻大不其然了，莫說每輛車子都有棉棚，即使偶然見到一輛，那也真要稀奇的不得了。關於這種帶棚的人力車，爲什麼天津少，而北平多？這真不能不算是一個很可討論的問題，據一般人的評論，有的說：天津的人力車夫太不會迎合乘客的心理，或者乘客也未必一定喜歡被車夫嚴嚴密密的扣在一個棉筒裏。而北平的人力車夫，又似乎太會迎合乘客的心理，因爲他深知居此的乘車階級，爲着傳統的習慣。都喜歡永久使四週在溫暖着，縱然可乘的車子？像鳥籠一般的形式，但只要四周的溫度不受消蝕，那麼鳥籠與人籠也就不加以嚴格的計較了。所以帶棚的車子，也永久是北平人所需要的。

筆 隨 下 簷

相同的人物

假如我常常在馬路上徘徊的話，那你一定會看見有兩種形式雖異，而實質卻恰恰相同的人物，設使你還沒十分認清的話，那我可以把牠們拉來，替你介紹介紹，啊，她們一種是：招搖過市的摩登小姐，一種是：流蕩街心的乞婦；小姐的漂亮，闊氣，那一樣不是物質的表現，爲了這種力量的維持，才能擺出小姐的大架子，所以金錢，洋樓，汽車，大菜，總而言之：所有的物質，虛榮，都成了現代摩登小姐的追求對象。

至於乞婦，雖然沒有牠們那末大的奢望，但是至低的限度，她也必須要往下綿延着那條弱小的生命，縱使奔求在火熱的太陽下，蹣跚於冷酷的環境中，爲了要使生命的保存，故也永久不能息滅了她那追求物質的烈焰。

由此看來小姐和乞婦，雖則她們存心各異，一種以特殊的能力爲求物質滿足的工具，一種以貧苦爲討來同情的政策；然而不管她們是從那方面進取，總之，她們的觀念集中之點，不還都在物質的圈裏周旋麼？所以你还怎能否認招搖過市的摩登小姐，不就是流蕩街心底乞婦呢？

無聊的情緒

喜歡讀的書，沒有機會讀；不喜歡讀的書，偏得讀。整個的時間，被上課下課的鈴聲給撕得粉碎，同時平靜的思潮也跟着起了無數紊亂的波紋，啊情緒紊亂，自然會感到生活的煩燥，真的，膩的很！

以前也曾經羨慕過大學生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優美，並且還夢想過將來自己也能過着大學生的生活，畢竟現在自己的夢想是實現了。然而以前所羨慕的優美，在那裏，究竟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一天天只是對着一堆講議呻吟；只是對着黑板發呆，另外還知道些什麼？社會，國家，是滿沒明瞭他的內幕情形；成天總是度着都市一角的夢般生活，對於外邊真是茫然？假如偶然走出校門，的確像一頭迷津的老鼠。至此能不感到對外界知識缺乏的可憐？假如要是思想健全一點的人。

考，念講義，念講義，考，其實大學裏的先生和學生，滿腦腔裏也何嘗不包子餡是裝着那些無聊的情緒。

通病

沒有稿子之前，恐慌着出不來刊物，既有稿子之後，五花八門，長江大河是的擺在面前，又感到挨篇挨句的披閱的頭痛。的確，這是編者犯的通病，矛盾的通病。

奔求與享樂

東方人天賦的性質，願享樂，而西方人天賦的性質，喜奔求，所以造成了這兩種各走極端的性格。

所謂東方人的享樂，只是終日在迷茫沉落，醉生夢死裏討生活，除吃飯，排泄，睡，往下繼續這簡單的生活外，別的就一概都不想了。所以事實上，不能不處處都在失敗，落後，

縱然失敗，落後也不能改變了享樂的方針。

西方人，凡事都是有目的的奔求，猶如貓鼻子上掛着一條魚，無論向前跑出多遠的距離，但是掛在鼻子上的那條魚，還掛在鼻子上，終沒到口，所以牠要想達到使魚到口的目的，就總不能停止牠的奔求。

中國人沒有目的，又沒有手段，只因鼻子上沒有掛着一點腥味，不知所謂奔求，然而說到享樂，又不是享樂，說奔求也不是奔求，簡直是莫明其妙，究竟是什麼人生？假如你要說他是：行尸走肉吧，那未免太冤枉他了。因為中國人也有中國人的長處，比如要人們會剿匪，地方的縣官會刮地皮，理財人員，會私吞公款，科學家，不能發明，教育家會誤人子弟。性質中含蓄着這許多不同的分子，當然能有中國人的資格了。

三樣不如意的事

一、稿子被人給刷掉了，本來這是作者們常有的事，也可說是：不順口的家常便飯。其實這算得什麼？

二、當我分析六書的時候，無意中多寫了好些無用的字（小注），結果是：費力不討

三、僅僅在一個陰天的下午，接連着發生這兩種倒雲的事，本來就夠痛快了。晚間原想以電影（長相思）刺激刺激那煩悶的神經，然而誰知道，還是頭一次給我的經驗呢，方才演過笑片，機器就臨時發生阻碍停演，突然間光復的燈亮，而長久不行黑暗下來的銀幕，看情形是很顯然的在告訴給滿懷了熱誠的觀衆，這一次的「長相思」是失望了，截止於本場的時間之內，是絕不能再重行露演哩。並且影院老板也是那樣慷慨而挨着個兒退票。

友情

下 人生中有一件最難維繫的東西，說實了，既不是社會，集團唯一的精神，又不是民族之綿延力；進而也不是自己的生命財產，而是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謂關係，乃人與人之筆、問一團純潔無尚的「友情」。

而這「友情」在誰心底心原上，不都願牠能以開出一朵芬芳燦爛的玫瑰，但是嗚，「友情」永遠像游絲般——易爲摧折；水沫般——時常在幻滅着。爲了這搖動而又帶有脆弱性的「友情」，真的，會在個個不同的人生裏，給增添了無限的悲哀與惆悵！

誰能有那樣脫離精神而獨立存在的超越之思想與特性；誠然，除非人們底懷抱全變作風平浪靜的海，僅僅有星月的光輝投射到那靜極了的水平面上，並且使一切現象，永久，永久

，是那樣的固定着；而再教人們也不知道宇宙中還有什麼畸形的變化，及人與人之間還有什麼神密的「友情」在這種環境裏的人們，也許受不到「友情」好壞的折磨而單純底心田上，更不致爲其開掘一條迷惘的神經通路。

提到「友情」，我想假如要是熱血尙在沸騰着的門，或不致有否認這是人們的第二生命，尤其較愛情還來得普遍些，因爲「友情」，不管是同性與異性，和年齡的長幼，都可以掬誠的來談一談，有的曾爲「友情」而犧牲過一切，因爲在他的心中以爲「友情」，可以勝過了一切。所以只要他有了真實的「友情」就一切都滿足了。

隨筆
的確，當著一縷綿密而真實的「友情」，投進自己的懷抱，該要覺得如何的珍貴，固然在每個人一生中，不能說都絕對沒有接受過那樣真實而綿密的「友情」。

關於「友情」接受是接受，不過還得要看你怎樣的加以維繫，假如維繫得好，自然「友情」便是將來玫瑰的蓓蕾，不然一縷綿密的「友情」會變作冷落的空虛。因爲接受與維繫是兩樣事，換句話，也可以說是兩個難題。不管是多麼聰明的人，常常會被這兩個問題難倒，而結果作不出來一個完整的答案。

不過所謂「友情」是。根據心靈底的變化，至於變化的神密性，更是你沒法測量的！所

以縱然你以爲自己是盡了摯誠而又懇切的心；但同時在另外一顆心裏，所反應出來的神情，可以使你明瞭那顆心，只把摯誠和懇切的熱情，完全當作了不經意的秋風。當時這是不能不使人傷心的，也許這就是兩顆心所以誤會的來源。

值此既已薄薄籠上一層誤會的期間，也就是「友情」上一種繼續與斷折的關鍵，假如對於那曾經綿密與真實的「友情」，還殘餘下半點愛惜底心，那末在有隔膜底兩顆心裏，最好把誤會解釋開來；而想法維繫這人與人之間最可寶貴的「友情」。

夜行客 (Benighted Travellers) (續前期)

THOMAS HARDY 著

孫國英 譯

夜 行 客

現在天氣是十分的清亮，Lucetta 父親的車子所留下的輪迹，還能清清楚楚的看見。不久就達到這個山谷的邊界了。James 在前面引路，這個歌劇者就靜悄悄的在後面跟隨，一方面窺視着他的同伴，一方面觀察着前邊的景色。在合適的時候，他們就來到這個建築在瀑布頂面的木橋上了。這個地方的形勢是寬闊寥遠的，風景是美麗如畫的。由此則知那許多關於此處的「寫」「照」的稱許和讚美真是名符其實哩。在夏日裏是顯露着妖媚的綠色和灰色，而今又因為雪景的裝飾，便轉變成一種奇異的狀態了。

這個瀑布從木橋中部的底下垂直的流去，差不多有八十尺或百尺的那樣淵深，雖然這溪流是那般的微小，可是撞在凸出的岩石上，泉水就由此下降分成了一百條的水流，並且水花作出一些沉重的烟霧。有些個水滴就在邊緣上結成了冰條，但是中部的流水却是無何阻碍的。

當這個歌劇藝術家穿過那地方的時候，他就注視着下面，但是他的思想却顯然不是在這些美麗的景緻上，他的同伴帶着手槍距離的很近在他的前面；而且這橋上對着急湍的那邊也沒有欄干。他就服從着他的衝動伸長了手臂，和用着過人的力量就把 *Lucetta* 的丈夫推下橋去。一個急旋的人形就在這月色的光芒中降落下去，漸漸的遠了，看不見了，一個尖銳的聲音是由岩石的凹出處發出的——起初是比那流水的聲音還大，還沉重，後來也就很難得區別了，再後就息止了，於是這拍水的聲音也就和從前一般無二。並且這些擾亂瀑布常態的意外發生，至此便算完全結束。

夜
行
客

這個歌劇者定了一會兒神，然後他就轉過去，很迅速的衝着這條斜坡的小路向下跑去。沒有一刻鐘的工夫就到了旅館的門口。當鐘報十點的時候便悄悄的留進去，在門門的升落口他就對館主人說：

「你要把賬立刻給我算清，那已經命令好的晚餐，我們雖然沒有吃它，但也要算在裏面」他佯作快樂的樣子又加上一句說：「*Lucetta* 的父親和她的表兄極力的想來阻止這件婚事，可是經過彼此的爭鬥後，也就各自回家去了。」

「很好，先生！」館主人說，他仍然本着寧可偏袒這個人，而不願向着那兩個人的宗旨，

因為他們給了他好些麻煩，和又只付了喂馬的錢。「先生！祝祿戀愛勝利」。

Signor Smitezzi 走上樓去，並且一進客廳就發見了 Lucretia，她是當他未到的以前，已從那個連接着臥房的暗室裏爬出來的，她抬起頭來用那哭紅了的眼睛，和奇異的神情看住他。

「怎麼樣了？——他是往那裏去了？」她惶恐的說。

Captain Northbrook 是回去了。他說他將不再來管你的事情了」。

我是被他們遺棄了！——他們將永遠的忘了我啦，從此再沒有人來關心我了」。她又開始大哭起來。

那却是一件吉祥的事情發生哪。一切又都和他們未來擾亂以前一樣了。但是，Lucretia 你應該早告訴我關於那件私自結婚的事情，雖然那件事和現在的一切是完全一樣；自然啦，那個已是解除了。你是成了一個寡——一個實在的寡婦啦」。

「爲了那以往的事不要太苛責我吧。我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就立刻往 Pottpool 去吧。馬已經休息了四個鐘頭的時間。再增加七哩的路程牠是不困難的。在十二點以前我們就可以到那個地方，那裏有夜間旅館在鐵路旁邊。明天早

晨我們就在那兒將這車馬賣掉；同時就可以很安全的上船走了」。

「任何的事情我都同意，」她冷淡的說。

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馬已套上了車。賤也付過了店主。這個女人也穿裹上她那已經烤乾了的衣服。並且她就再登程上路了。

當走了大概有一哩路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光亮在我們的前邊。「我很驚奇那是什麼？」
「這個歌劇者說，他的舉止近來頗有些神經過敏，每一個響聲，每一個物件，都要使他轉頭的。」

「那一個稅門。」他說，「那個光亮，是燃在稅門上的燈光。」
當然，當然，親愛的！我是如何的笨呆呵！」

正在要達到這個稅門時，他們便看見一個步行人，已從那山谷裏的小路上斜對着此地行上前來了。並且還站住和守稅門者談話。一會兒他們也就騙上來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在這樣光明的夜間，他曾由於意外的發生或天命的賜予，而失落在這個瀑布裏。」這個步行者說，「我告訴你的那件事，是兩個小孩子看見的，有兩位男人沿着小路向着木橋行去；在十分鐘以後，他們中僅僅有一個回來。看那光景這個回來的人，像

作了些奇異的事情似的。無疑的，他是把另一人推到水裏去了。還要注意：不久必有一個通緝逃犯的告示張佈出來的。」

燭光照射在這個歌劇者的面上，他就立刻起了一種死色的表示。Lucetta對他注視了一會，就看出來了。直待這個守門者機械的轉開了稅門，她的同伴把車驅了過去，於是他們不久就又包藏在樹蔭裏了。

Lucetta 的御車人，以前對她說，他打算在稅門處問問道路；但是他又沒有那樣做。

這個忽畧不知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當他們走了不太遠的路程，他們就開始發生了困難，過了這個幽閉的山區就是大道，在那裏進行是非常便利的，而那路上的雪兒已被踏得平坦了些；可是他們沒有到過那地方，同時又沒有人領導他們，於是乎他們的途徑，比他們初動身的時期就越發現着不易的趨勢。他們還依舊的向前行進着這條「實際是上別的山去」的小路，它和他們所希望達到 Portool 地方的方向正是相反，至此便又發生了一個大問題；自從在稅門處窺聽了那種談話，Lucetta 就持着完全的沉默態度，並且還慢慢的離開了她愛人的身邊。

「爲何你不講話？」他勉強表示着高興的樣子說，「你應該指示這道路我們將要怎樣的

走去？」

「喔，是的，好，」她說，一個奇異恐懼的音調表現在她的聲音裏。從此以後，她只是偶而講一兩句話，那話也似乎是告訴他，她沒有在狐疑什麼哪。最後，他拉着繮繩和這個疲乏已極的馬便停止住。

「我們已是進退維谷了」，他說。

她就很關切的回答說：「我來拉着這個繮繩，你跑上這個山脊頂端去看看，這條路是不是還可以轉向別的地方去？如可以，那我們就向別處轉去，而且藉此還可以給這馬一個休息的機會。」

客 行 夜

這個辦法，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很好，特別是從這樣懇切的聲調裏提出來的；放這繮繩在她的手裏——按照他們的馬的情形是不需要什麼小心的——他就出來往前走，經過雪地直到她不能夠看見了他。

他去了不久，LUCAS的動作就不平靜起來，於是，很快的把繮繩拴在四輪馬車的角落裏，她就從對面溜出去，和竭盡了全身的力量跑下山去，一直經過一個叢樹的隙地，她爬了過去就竄入那一部份接近小路的樹下。她就在那裏的一棵大樹底下躲藏着，並且緊緊的靠住它

，看去只像樹幹上高起了一塊似的，她專心的在傾聽着那追逐的聲音，但是沒有什麼來擾亂這大地的安靜，除了偶然有些積雪從大樹枝上滑下來的聲音，最後她相信她的侶伴不會再來尋找她了，並且在這種形勢之下，就不能不安心的如此作去，於是她就忙從這個樹下爬出來，而且在比一小時還少的工夫就來到了這個風景旅館 (Prospect Hotel)。

有些滿意的表示映在 Lucia 的臉上，因為當她行得近了時就看見那裏爲光明替代了黑暗，有許多的人都現着極驚忙的神氣，燈光是在前面的空地上搖動着。當她辨明那不是歌劇者和他的車馬的重來；但又很快的給了她一個憂愁和驚惶，她從燈光下看見一個人臥在抬床上被兩個人抬進這個旅館的大門去。

夜 行 客

「這一切的事都是因我而作出來的呵，」在她那戰慄的嘴唇上發出這樣喃喃的說辭，「他是被他謀殺了吧！」她於是很急的跑進這個大門去，問她所遇到的第一個人說：「在抬床上的那個人是不是已經死了？」

「沒有，小姐，」這個被問者說着就上下的打量她，當作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妖怪似的注視。據他們說他是還活着哩，但是已經失了知覺啦，他不是自己掉下去的，就是被人推下瀑布去的。他是隨着一位老先生剛才來到此處的，其後他就和一位先到的客人一同出去，無

論如何，那就像我所說的情形。

Lucetta 走進這個房子裏；就毫不隱匿的承認她即是這個受害者的女人，並且立刻就在他的床邊任起看護的職務來。當兩位外科醫生被請到這個病室裏的時候，她就從他們的口中得知他的傷勢很重，以至於只有些須的復元希望，那是幾乎使人想不到的事，他曾沒有在那個地方喪了命。他的仇人顯然的視為那裏是一舉而可以成功的妙地。她知道誰是那個仇人了，至是她的身體又顫慄起來。

夜 行 客

Lucetta 看護了一整夜，但是她的丈夫不知道她是在他的面前，到翌日的早晨他才有點認識她，並且在這天晚上他就能說話了。他告訴外科醫生說和旁人的揣度一樣，他是被那個歌劇者推到大瀑布裏去的。然而對於她的看護並不表示什麼，甚至於對她的說話都不作回答，只是對她的看護工作點點頭而已，和對於一般人的表示一樣。

過了一兩天，據醫生說他的創傷雖然是極其危險，可是醫治的經過却非常的良好。至於 [Smitezzi] 的所在地，雖是按着悔過的 Lucetta 的報告去各處查訪，但是消息依舊杳然，那末對於他就只能作這樣的判斷：當他去尋着了路徑再回到他的馬車處來時，就發覺了 Lucetta 的失蹤，因又四處去找尋她，直至他找得都疲倦了，於是只好駕着車子到 Portpool 地方去

。在翌日的早晨使把他的車馬售出就去隱遁了。他或是坐船走的——與其原來的計畫所不同的只是他個人獨去而已。

當這許久時日的療傷期間，Lucetta 是終日伏在她丈夫的床邊，用着熱心謹慎的方法去服侍他，以期減輕她那已犯的重大過失。然而她的丈夫顯然的是不能夠寬恕她。她在給他放枕頭，安安鋪位，使他們平軟了為他的舒適。和替他換換裏傷的紗布，或是上上藥膏的諸工作中，除了那極少而適度的謝語之外，是什麼也從他得不到的呀，而且那種謝語，完全是他對世界上任何別的婦人，為他作了特殊的事情以後都要說的稱謝語。

「親愛的，親愛的，James」，有一天她伏在他的床邊，表現着極度的情感這樣稱呼他說：「你是如何的痛苦呀！那件事情是太慘酷了！我對於你的傷勢日見好的歡喜，真是非言語所能說出的哪。我為那件事懇求——我很慚愧我所作的，並且——我希望你將不要把我想得是如此壞的一個人吧，James。」

啊！決不。這正是相反的，我將要想你是很好的人物——當一個看護。」他回答，他的聲調雖是微弱，可是却顯然含着很厲害的譏刺。

使 Lucetta 暗地裏淌了些眼淚，並且當時她也沒有再說什麼。

無論如何，Signor Smitozzi 似乎是逃成功了，雖然他的完全逃出了國界，然而他已現出來不是像以前被猜度的坐船走的。總之，再要尋獲他已是成了大問題。

不僅僅是 Captain Northbrook 沒有因傷喪命，而且不久他的病體也就霍然痊愈了。當 Lucretia 看出來她所作的愚笨行爲，是一天一天的嚴重化起來，她便翼翼然私自期望着她的丈夫的寬恕。並且還有一個重大的疑慮，就是將來他和他的關係究竟如何，再進一層的複雜問題，即是她是一個私逃的女人，不能得她丈夫的寬恕，而同時她和她的丈夫也是一對私逃的夫婦，而同樣的不能夠得到她父親的寬恕。她的父親自從離開這個旅館以後，就永沒有片紙隻字寄給他們了。但是最切近的問題，還是去求得她丈夫的饒恕爲要緊。因爲當他躺在他的病榻上時，總記憶着 Brabantio 的兩句常說的話——「她能夠欺騙了她的父親，當然也將要欺騙你的。」

事情是這樣的進行着，一直到了 Captain Northbrook 能夠走路。於是他和就他的女人遷到海邊上的清靜房子裏去居住，爲的是那裏可以使他的復元快一些。有一天他在懸崖上散步，她就和平常一樣的攙扶着他，她很懇直的對他說：「James，假若我繼續下去就和像現在一樣，並且可以常期的服侍你，除了切愛你以外，就任何的事物都不去希望了。你願意——」

試一試喜歡我一點嗎？」

「那一件事情我必須仔細的考慮一下。」他持着非常冷淡的神氣說，那種神氣足以代表他對於她現在的一切情形是如何了。「當我考慮好了再告訴你。」

那天晚上他沒有告訴她，雖然她是逗留在她那慣作的事情上的時間是那樣長久，爲了使他的寢室安適和不使燈光照射着他的眼睛，並且看他熟睡了，然後她才退回她自己的臥室裏去休息，當他們相遇於翌晨早餐的時候，她就和往常一樣的問問他一夜過得如何，「她再加工上一句說：「你考慮好了嗎？」她便怯羞羞，靜悄悄的在聽他的答覆。

沒有，我還沒有考慮得好而能給你答覆哩。」

LINETA 太息了一聲，但是沒有用處，這一天她又極無聊，極沉悶的過去。並且他是按着尋常的時日，又增長了一點氣力。

第二天的早晨，她又以這個問題相尋問，並且宛若她的全部生命都待決於他的回答。可是在他的面上，却表示着完全使她絕望的情緒。

「是的，我已經考慮好了。」他說。

「啊！」

「我們必須離開。」

「啊，James——」

「我不能夠饒恕你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能夠饒恕你。無論如何你父親是怎麼樣作，而你所得的財產是足夠維持生活安全的。至於我在賣去一切以後就將逃之夭夭了。」

「你已經是這樣絕對的決定了嗎？」她問，可憐，現在是沒有人來照——照顧我了。」

夜 行 客

「我已經是這樣絕對的決定了。」他簡單的回答。「我們最好是離開這裏。你就回到你的父親那裏去。我爲什麼不和你同行，那是有理由的，因爲我到他那裏去，只能夠阻碍他的饒恕你，假若你自己回到他的面前，或者還要容納你哩。我們在三天以後就要互相告別了，我已經籌畫定了，預備好了，就是那一天走。」

她戰慄着低下頭去，就退到她的屋子裏。並且這難三天的光陰都被她的丈夫寫書信，和辦理一切別的事情佔去了，連和她說一個字的時間都很有。這分離的早晨已經來到，但是在這馬套上車拉着他們到不同的方向，即是從此永不相見，或者至死不相見的地方去以前，一個綠衣的郵差就帶着早信到了。

總是有James的信件，而沒有她的——她永遠沒有接到過任何的書信，然而這一次却在

客 行 夜

他的信中有她的一封信，他把信交給了她，她就讀它，並且無力再看下去了。

「我的親愛的父親——死了」，她說，過了一小會她又低聲的說：「我必定的回家去埋葬他老人家呀！……你願意和我一同回去嗎？James。」

他看着蜜子想了一會，很冷淡的說：「我想那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並且令一個孤獨的婦人去辦理這種悲傷的喪葬大事更是不易的，噫，噫，我那可憐的舅舅哇！是的，我就和你一同回去吧。我可以看着你把這件事情辦完了。」

如是，他們就一同回去，沒有實行分離的計畫。至於關乎他們的路程，或是那跟隨着他們一直到了她父親的房子裏之悲傷的時日，都是無需乎詳述的。他的房所是一座優美的，古式的府第，建築在他自己的花園中。在那裏有許多的機會，為丈夫和妻子或者互相躲避，或是互相修舊好，假若是他們都有意如此作。或者是他們中的一個想這樣作，都是很可能的。在讀遺囑的時候 Captain Northbrook 是沒有到場的。後來她到他那兒去，就發覺了他在打他的包裹，且立意於翌日的早晨就要動身，現在他已經看着她辦理完了這種勞苦，憂愁的埋葬他父親的大事。

「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給了我」，她對她的丈夫說，「James，你現在願意饒恕我嗎？」

「就在此居住吧！」

「我不能夠居住的。」

「爲什麼不能夠？」

「我不能夠居住的，」他重答。

「但是爲什麼？」

「我不喜歡你。」

他當真實行了他的說話，當她翌晨來到這樣樓梯間就被報告他是已經走了。」

Lucetta 忍受着雙層的痛苦。有這個大的府第和其中的一切具有歷史性的物品；這個府第的旁邊就是起伏着的花園，在那裏生長着比她的年齡大十二倍的樹木；花園的外邊又有大森林；在森林之外更有農田；這一切優美的，幽靜的景物都是屬於 Lucetta 個人的了。然而她住在裏面是那樣的孤獨，懺悔，和沮喪。她寧願把她所有的東西都不要了，只要能得到這個不走的和心愛的丈夫，可是他那一副極嚴肅的，冷淡的性質——這種特性乃是使他們疏遠的因素——似乎是現在很令人崇拜的特色在他的個性上。

她盼望了又盼望，但是沒有效果，Captain Northbrook 是終不能改變意志，和再轉回來

客 行 夜

的了，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從他的不變更意志上可以看出來。最後她對他是絕望了，於是她就希望拋捨了去，而安居着度她那機械無生氣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上，却是一方面麻木了她的悲哀；一方面又犧牲了她一切天然的生氣，和活潑的精神，這些都曾經吸引過許多認識她的人們——雖然它或是產生一切不快活的原因。

若說她是因為歲月的進展，而完全失掉了她的美麗，那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不過時光却不是一位仁慈的老人，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並且它老人家對於這個婦人更是不能例外的相遇，何況她於年齡的增加以外，還有莫大的隱憂作祟呢？如此她豈不更要顯着老得快了嗎？就像這樣的情形，Lucetta Northbrook 便孤獨的留在這個房子裏作女主人，一直過了十一年一個寒暑，並且在這個地方上也未曾聽到她丈夫的消息。在各方面看起來都似乎有這種可能性，就是假定他已是在外國亡故了的實現；當這個期間有不少的人向她求婚更屬意中的可能事，然而這個再醮的念頭，似乎是永遠不能進入她的腦海中待一會的。那末她仍然還在繼續着希望他的轉回嗎？這也是極明顯的不可能之事實。的確，她的生活自從他走後的最初六個月至今是一點也沒有改變哪。

這第十二年的 Lucetta 的孤獨生活已經過去，而第十三年的生活又在很快的到來，尤其

是這個發生不幸事件的時季的來臨，因為它使她忍受了這麼長久的痛苦。此次聖誕節的趨勢，似乎漸有寧多雨而不寒冷的樣子；在 Lucetta 的地界上的樹木，很單調的從它的頂上往下天天滴水，直落在毗連着它們的有關柵的路上，在這個星期中一個午後的三四點鐘的時候，有一輛營業車子在沿着這條大路走來，並且趕到這花園的門口便停止住。一位中年的男人從車子上下來，就走向前去。

他在這前邊的入口處只稍停了一會，就繞到僕人的房舍邊去，如此做作，就好像是預定的計畫似的。在那兒他就搖動這個門鈴，當一個小廝出來，他就向他問他們是不是能仁慈一點，允許他借用廚房裏的火烤烤。」

這個侍者就退回去，低聲和廚役談了一會便一同轉出來，廚役告訴這個泥濕了的男人說她平常是永不允許生客進去的，可是在這樣潮濕，陰沉，而又將晚的時候，她將不特別反對他的借火烤一烤，於是這位旅客就進入裏面和坐在火的旁邊了。

這房子的主人無疑的必是一位很闊的紳士吧？」當他看見肉在叉子上轉的時候，他就這樣問。

「那不是一位紳士，而只是一位太太，」這個廚役說。

「我想是一位寡婦吧？」

「這一種寡婦是太可憐了，她的丈夫到外國去了許多年的工夫，也永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無疑的，她一定有很多的伴侶來補充他不在的缺位吧？」

不是的，實在是——很難得的一種魄力，她住在這裏邊就像是在一個尼庵裏的孤寂一樣。」

夜 行 客

簡言之，這位旅客在起初是being很冷淡的招待，後來由於他的正直的，和使人親愛的態度，去吸引得這廚房裏的婦女們進入一個心腹的談話，在這個談話中，Lucretia 的歷史便被詳述出來，是從她丈夫的離去，直到現在的一切情形。在她們所有的談話中最主要的，乃是她對他的紀念並沒有減低了熱烈。」

他所要知道的一切現在都完全明白了，——在所有的別的事情中知道了她現在的孤獨情形是和從前一樣——這位旅客說他已經烤乾了，並且還謝謝她們的仁慈，他就出門離去像他來的時候一樣。然而他在夜神出現的當兒，却是沒有往他到來的路上去。他一個人便一直來到這個前門，他搖了搖門鈴，就有一個男僕給他開門，他在先前那個房子裏是沒有看見的。

在把他的名字回答了這個僕人後，他就說你告訴Northbrook太太去說有一個人來拜謝她

來了，他便是在幾年前遭了駭人的意外之事後，被她看護的那個人」。

這個僕人退去，過了許久的時間才有了一些表示，於是乎他就被引到一個客廳裏去，這個門隨後就關閉了。

在一個榻上坐的就是 Lucetta 她在戰慄了，和慘白了。她分開她的兩脣，和伸出她的兩手去給他，但是沒有說話。而且他也不需要說話的，一會兒他們就互相在擁抱了。

在翌日以後，這個奇異的消息，就傳遍了這個府第和鄰近的城市。但是社會對於事情是有這麼一個習慣的，所以對於 Northbrook 太太的久離去的丈夫之轉回來的消息，也是在接受後便又轉為寂靜了。

夜 行 客

不多的幾天，聖誕節就降臨了，這個已經棄捨了的 Lucetta Northbrook 的家庭，現在是從底層到上層看去都是顯着光明快樂的氣象。並不是這個房子裏擁滿了賓客，但是也到了一些的客人。於是這十二年來的冷苦至此已算結束咧。

這個生氣是來在舊年的末尾，然而新年光臨以後也並沒有減少。從這個時候又匆匆的過了十二個月的時光，就有一個兒子添入這個已經衰落了 Northbrook 宗系的家庭裏了。

再給女人們

庵居

讀過給女人們的人，還記得作者給我們徬徨在十字街頭上的女同胞們很多的應有的智識，對於戀愛上，指示出許多門徑，作者因為應時勢的需要，在一九三二年又把他觀察到的情形，具體的寫成一本書，至現在我們的眼前，就是昨天讀的再給女人們，從牠的命名，和牠的內容看起來；不用明說是給女人們的續編，也能夠知道的。

在文字方面，組織方面是如何的情形，是夠不上批評的資格，只有請續者們自己領會吧！不過比較起前者的給女人們，更是切實些。真是字裏行間，都有刺骨的話，在刻苦警告；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了。

這一本書，共有九個題目，再談戀愛，訂婚與結婚，家庭生活，體面，錢；關於職業，個人修養，節育，離婚在這裏邊，除節育外，——生育並非只是女人之所欲為，多半還是起於她的對方的性慾要求，責任不只是女人那怎好偏責斥女人呢？——餘者都是相當的信仰，

所以都簡簡單單的說明！

再談戀愛

古語：「男願有室，女願有家」這還不是明明告訴我們，男女結合，是必要的嗎？這還有什麼秘密可守，可惜被那些誤解的舊禮的信徒們，把她秘守着，不令青年男女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結果演出不少的悲劇——不相識舊婚姻和現在的自由婚姻都在內——呵！他們！罪不可赦！而今却有些人是知道向這方面研究，就是還不澈底，男女受騙的，不知幾許！作出書說：「溶合了仁惠，戀愛，勇敢，忍耐，犧牲，和同情，便是戀愛的本體」。「爲了吃飯而者肉體，不得不埋葬了戀愛」，是智識階級常辦的，這是他最挖苦女人們的而且是最厲害的警告，「戀愛的第一條件是誠實」，一定也不會被讀者的否認，他更鄭重的說：「對於有錢的男人們，尤其是要十分的仔細留心觀察」。更可以武斷的說不能有人不以爲然的，「你須自己觀察，長時間的觀察」，要算在這節裏最後的 Advice 了。

訂婚與結婚

由戀愛而訂婚而結婚，當然是受熱情所必走的路徑，可是不一定，因爲訂婚而結婚，是愛情上維繫的唯一工具，這是他請一般人要瞭解的，尤其這兩層舉行的形式如何，是於感情

上，沒有絲毫的關係，他請讀者不要浪費些有用的金錢，在這上面，必須要想到以後的你們共同幸福，怎麼才能享受。看做者的主張，似乎是說：「根本就不應當有這種儀式」，請看他：「在訂婚以後，任何一方面失掉了對方的好感情仰與希望，那麼愛情上，也自然跟着受剝蝕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婚約能夠強迫任何一方的遵守嗎？」如此說法，會有些人，說他過走極端，在現在的中國社會，還沒有那種程度，似乎不應當完全取消這種婚約舉行；可是他也補充說：「即便要舉行的話，也應當從簡單。這一來還怕不博得閱者的信服嗎？」

書

家庭生活

介紹 「家庭生活」可以說是愛情成熟最後的美滿生活，快樂逍遙，當然是不言而喻了；可是通常的毛病，都是要脫離了愛情，而轉移到物質方面去，於是因為享不到理想的物質的豐富，而不高興，以致嗟怨他的丈夫，更至於由此夫妻的情感破裂，這還不是以愛情作基礎結婚的矛盾嗎，他說「當男人得不到的時候，沒有抱怨他的妻子的。」這固然有些偏見，然而做我們女同胞制止這種發現最良藥品，是不可以的嗎？

體面

「所謂體面，便是虛的產兒」界說很恰當，這也是女人犯的病，在 *Back Lane*，描寫一位

女人因為去赴跳舞會，和他朋友借了一付很美麗的項鍊，不幸回來時丟了，她典買她的全幅家產，另買了一付，賠她的友人，因此做了奴隸過飯館生活」。從此知道不只中國女人愛體面，作者懷疑：「爲什麼人們不把精神腦子去思索，其他比較有價值的事，而且夕在體面方面着想呢？」他說：「把錢浪費在體面上，是爲取悅於人，但當你爲了體面，而使係受到經濟的窘逼的時候，誰來分担保你的苦惱？」這樣真是澈底的話，最後的「別以物質的虛飾作體面」再對也沒有了。

讀 書

錢

「沒有錢便沒有愛情，沒有愛情便沒有女人，沒有女人便沒有家，」在現在這病態的社會，的確是這樣方式，不過罵的女人太可憐了。因爲錢受苦惱的人多着呢！現象儘管普遍，可是不能承認這是對的。作者又能夠指示給你，不遭這種苦惱的法子，就是下邊的話：「不要使錢奴隸了自己，」如果活的人，被錢使用了，不是太笑話嗎？還是避免一下好，尤其是夫妻的感情會因錢而破裂的更應當牢記在心。「儲蓄要善意，才不負儲蓄之本意」，這是他給她的善言，我們也不應當當做耳旁風。

關於職業，

讀 清楚的思想，熟練的技能，埋沒在九泉以下，並且職業可以給個人一種快樂，在你無聊的時候，便能感覺到，作者告訴我的「職業沒有高貴鄙下之分別的。」願努力於職業，不他介意這一層。

介紹 個人修養

在這節裏，作者指出的，多看報紙，雜誌，書籍之類，是個人修養的良策。他說女人不看報上時事一欄，小說只看些俠義的愛情的雜誌呢！注意摩登畫報之類，研究歐美最行的是什麼服裝，是他們專職，實在糟塌的厲害。真正不錯，個人修養，這些是沒有裨益的。

離婚

離婚是近來最易發生的，這固然不能不怨那些虛偽的男子們，不過至少也不能脫離你一

半的責任，這責任是怎樣負起呢？作者對我們說：「在結婚的時候，小心一點，」更要明瞭結婚有的是爲了一時的熱情，而成就的，自然因爲一時的憤怒而鬧出離婚的，也不是沒有；所以不能不小心考慮！更要緊的，是要你自己單獨的思索考慮一下。「如果必得離婚的時候，也不要贍養費，因爲這顯示出女人無能，更露骨的代表出女子結婚，爲了維持生活，這真是我的奇耻，」作者告訴的固然如此。她們的職業問題，怎樣解決呢？又有誰來提倡呢？這還留這個疑問。

本書的粗枝大葉，就此完結，這也是「好事者爲之也」的一份。

一九三四·革命政府紀念日
成立寫於寢室。

國文學會特刊第二號
一九三四年六月廿五日出版

本期定價每冊三角

編輯者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學會出版部

發行者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出版課
天津河北天緯路

代印者 義利印刷材料局
開設天津東南城角

代售處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售品處

中華郵政特准掛